



王陽明集八

外集
記說雜著
墓誌
傳碑贊

藏
祭文

卷二十一

特別
D13
3196
9



門 813
3196
卷 9

陽明先生文錄卷之七

外集

記

興國守胡孟登生像記

壬戌

弘治十年胡公孟登以地官副郎謫二興國越三年
擢知州事公既久於其治乃奸鋤利植而民以大和
又明年壬戌擢淞江按察司僉事以去民既留公不
可則相率祀公之像以報公德而學宮之左有疊山
祠以祀宋臣謝枋得者舊矣其士曰合祀公像於是
嗚呼吾州違胡元之亂以入於皇朝雖文風稍振
而陋習未除士之登名科甲以顯於四方者相望如

集

易月文錄卷二

四十七年
四月三十日
購



晨天之星數不能以一二蓋至于今遂茫然絕響者
凡幾科矣自公之來斬山斥地以恢學宮洗垢摩鈍
以新士習然後人知敦禮興樂而文采蔚然於湖湘
之間薦於鄉者一歲而三人蓋夫子之道大明於興
國實自公始公之德惠固無庸言而化民成俗於是
爲大祀公於此其宜哉民曰不可其爲公別立一廟
公之未來也吾民外苦於盜賊內殘於苛政濱湖之
民死於漁課者數千餘家自公之至而盜不敢履興
國之界民違猛虎魚鱉之患而始釋戈而安寢歌呼
相慰以嬉於里巷公之惠澤吾獨不能出諸口耳嗚

呼公有大造於吾民乃不能別立一廟而使並食於
謝公於吾心有未足也士曰不然公與謝公皆以遷
謫而至吾州謝公以文章節義爲宋忠臣而公之氣
槩風聲實相輝映祀公於此所以見公之庇吾民者
不獨以其政事而吾民之所以懷公於不忘者又有
在於長養恩恤之外也其於尊嚴崇重不滋爲大乎
於是其民相顧喜曰果如是吾亦無所憾矣然其誰
紀諸石以傳之士曰公之經歷四方也久矣四方之
人其聞公之賢亦既有年矣然而屢遭讒嫉而未暢
厥猷意亦知公之深者難也公嘗令於餘姚以吾人

之知公則其人宜於公爲悉乃走幣數千里而來請於某且告之故某曰是姚人之願不獨興國也公之去吾姚已二十餘年民之思公如其始去每有自公而來者必相與環聚問公之起居飲食及其履歷之險夷丰采狀貌鬚髮之蒼白與否退則相傳告以爲欣戚以吾姚之思公知興國之爲是舉亦其情之有不得已也然公之始去吾姚旣嘗有去思之碑以紀公德今不可以重複其說而興國之績吾雖聞之甚詳然於其民爲遠雖極意揄揚之恐亦未足以當其心也姑述其請記之辭而詩以系之公諱瀛河南之

羅山人有文武長才而方嚮於用詩曰於維胡公允毅孔直惟直不撓以來興國惟此興國實荒有年自公之來闢爲良田寇乘于垣死課于澤公曰吁嗟茲惟予謫勤爾桑禾謹爾室家歲豐時和民謠以歌乃築泮宮教以禮讓弦誦詩書溢于里巷庶民諄諄庶士彬彬公亦欣欣曰惟家人維公我父維公我母自公之去奪我恃怙維公之政不專於寬雨暘維若時其燠寒維公文武亦周于藝射御工力展也不器我拜公像從我父兄率我子弟集于泮宮父兄相謂毋爾敢望天子用公訓于四方

疾民洞

苦問見

新建預備倉記

癸亥

倉廩以儲國用而民之不給亦於是乎取故三代之時上之人不必其盡輸之官府下之人不必其盡藏於私室後世若常平義倉蓋猶有所以為民者而先王之意亦既衰矣及其大弊而倉廩之蓄遂邈然與民無復相關其遇凶荒水旱民雖茅相枕籍苟上無賑貸之令雖良有司亦坐守鍵閉不敢發升合以拯其下民之祝其官廩如仇人之壘無以事其刃為也嗚呼倉廩之設豈固如是也哉紹興之倉目如坻大有之屬凡三四區中所積亦不下數十萬然而民之

饑餒稍不稔即無免焉歲癸亥春融風日作星火宵隕太守佟公曰是旱徵也不可以無備既命民間積穀謹藏則復鳩工度地得舊太積庫地於郡治之東而建以為預備倉於是四月不雨至於八月農工大壞比室磬懸民陸走數百里轉嘉湖之粟以自療市火間作貿遷無所居公帥僚吏遍禱於山川社稷廼八月巳酉大雨洽旬禾稿復賴民始有十一之望漸用蘇息公曰嗚呼予所建今茲之旱雖誠無補於後患其將有裨迺益遂厥營九月丁卯工畢凡為廩三面廿有六楹約受穀十萬幾千斛前為廳事以司出

集

易明之錄卷七

四

納而以其無事時則凡賓客部使之往來而無所寓者又皆可以館之於是極南阻民居限以高垣東折爲門出之大衢並門爲屋廿有八楹自南亘北以居商旅之貿遷者而月取其值以實廩粟又於其間區畫而綜理之蓋積三歲而可以有一年之備矣二守錢君謂其僚曰公之是舉其惠於民豈有窮乎夫後之民食公之德而弗知其所自是吾儕無以贊公於今日而又以泯其績於後也於是相率來屬某以記某曰唯唯夫憫災而恤患庶民之仁也未患而預防先事之知也已患而不怠臨事之勇也創今以圖後

數德之誠也。行一事而四善備焉。是而可以無紀也。乎某雖不文也。願與執筆而從事。

平山書院記

癸亥

平山在鄞陵之北三里今杭郡守楊君溫甫蚤歲嘗讀書其下鄞人之舉進士者自溫甫之父僉憲公始而溫甫承之溫甫既貴建以爲書院曰使吾鄉之秀與吾楊氏之子弟誦讀其間翹翹焉相繼而興以無亡吾先君之澤於是其鄉多文士而溫甫之子晉復學成有器識將紹溫甫而起蓋書院爲有力焉溫甫始爲秋官郎予時實爲僚佐相懷甚得也溫甫時時

爲予言平山之勝聳秀竒特比於峨眉望之巖厲壁削若無所容而其上乃寬衍平博有老氏宮焉殿閣魁傑偉麗聞於天下俯覽大江烟雲杳靄暇輒從朋儕往遊其間鳴湍絕壑拂雲千仞之木陰翳虧蔽書院當其麓其高可以眺其邃可以隱其芳可以采其清可以濯其幽可以棲吾因而望之以含遠之樓蟄之以寒香之塢揭之以秋芳之亭澄之以洗月之池息之以棲雲之窩四時交變風雪晦暝之朝花月澄芬之夕光景超忽千態萬狀而吾誦讀於其間蓋冥然與世相忘若將終身焉而不知其他也今吾汨沒

於簿書案牘思平山之勝而庶幾夢寐焉何可得耶旣而某以病告歸陽明溫甫尋亦出守杭郡錢塘波濤之洶恠西湖山水之秀麗天下之言名勝者無過焉噫溫甫之居是地當無憾於平山耳矣今年與溫甫相見於杭而亶亶於平山者猶昔也吁亦異矣豈其沉溺於茲山果有不能忘情也哉溫甫好學不倦其爲文章追古人而並之方其讀書於平山也優悠自得固將發爲事業以顯於世及其施諸政事沛然有餘矣則又益思致力於問學而其間又自有不暇者則其眷戀於茲山也有以哉溫甫旣已成已則不

奇絕

能忘於成物而建為書院以倡其鄉人處行義之時則不能忘其隱居之地而拳拳於求其志者無窮已也。古人有言成已仁也成物知也。溫甫其仁且知者歟。又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溫甫殆其人也。非歟。溫甫屬予記予未嘗一至平山而平山巖巖之氣象斬然壁立而不可犯者固可想而知其不異於溫甫之為人也。以溫甫之語予者記之。

何陋軒記

戊辰

昔孔子欲居九夷人以為陋孔子曰君子居之何陋

能於夷
狀之素
切不家
于夷狄
况中國
乎

之有守仁以罪謫龍場龍場古夷蔡之外於今為要綏而習類尚因其故人皆以予自上國往將陋其地弗能居也而予處之旬月安而樂之求其所謂甚陋者而莫得獨其結題烏言山棲羝服無軒裳宮室之觀文儀揖讓之縵然此猶淳龐質素之遺焉蓋古之時法制未備則有然矣不得以為陋也夫愛憎面背亂白黝浚奸窮黠外良而中螫諸夏蓋不免焉若是而彬郁其容宋甫魯掖折旋矩矱將無為陋乎夷之人迺不能此其好言惡詈直情率遂則有矣世徒以其言辭物采之眇而陋之吾不謂然也始予至無室

卷

陽明先生全集卷之七

七

陽明文集卷之七
以止居於叢棘之間則鬱也遷於東峰就石穴而居
之又陰以濕龍場之民老稚日來視予喜不吝益
予比予嘗圃於叢棘之右民謂予之樂之也相與伐
木閣之材就其地爲軒以居予予因而翳之以檜竹
蒔之以卉藥列堂階辯室奧琴編圖史講誦遊適之
道畧具學士之來遊者亦稍稍而集於是人之及吾
軒者若觀於通都焉而予亦忘予之居夷也因名之
曰何陋以信孔子之言嗟夫諸夏之盛其典章禮樂
歷聖修而傳之夷不能有也則謂之陋固宜於後蔑
道德而專法令搜抉鈎繫之術窮而狡匿譎詐無所

不至渾朴盡矣夷之民方若未琢之璞未繩之木
粗礪頑梗而椎斧尚有施也安可以陋之斯孔子所
爲欲居也歟雖然典章文物則亦胡可以無講今夷
之俗崇巫而事鬼瀆禮而任情不中不節卒未免於
陋之名則亦不講於是耳然此無損於其質也誠有
君子而居焉其化之也蓋易而予非其人也記之以
俟來者

○君子亭記 戊辰

陽明子旣爲何陋軒復因軒之前榮架楹爲亭環植
以竹而名之曰君子曰竹有君子之道四焉中虛而

靜通而有間。有君子之德。外節而直貫。四時而柯葉。無所改。有君子之操。應蟄而出。遇伏而隱。雨雪晦明。無所不宜。有君子之時。清風時至。玉聲珊珊。中采齊而協。肆夏揖遜。俯仰若洙泗。群賢之交。集風止籟。靜挺然特立。不撓不屈。若虞廷群后。端冕正笏。而列於堂。陛之側。有君子之容。竹有是四者。而以君子名。不愧於其名。吾亭有竹焉。而因以竹名。名不愧於吾亭。門人曰。夫子蓋自道也。吾見夫子之居是亭也。持敬以直內。靜虛而若愚。非君子之德信乎。遇屯而不懼。處困而能亨。非君子之操乎。昔也。二竹於朝。今也行於夷。順

應物而能當。雖守方而弗拘。非君子之時乎。其交翼翼其處。雍雍意適。而匪懈氣和。而能恭。非君子之容乎。夫子蓋嫌於自名也。而假之竹。雖然亦有所不容隱也。夫子之名其軒曰何陋。則固以自居矣。陽明子曰。嘻。小子之言過矣。而又弗及。夫是四者。何有於我哉。抑學而未能。則可云爾耳。昔者夫子不云乎。汝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吾之名。亭也。則以竹也。人而嫌以君子自名也。將為小人之歸矣。而可乎。小子識之。

遠俗亭記 戊辰

憲副毛公應奎名其退食之所曰遠俗陽明子為之

真遠似
是道考
今人誰
知此意

記曰俗習與古道為消長。塵囂溷濁之既遠則必高
明清曠之是宅矣。此遠俗之所由名也。然公以提學
為職又兼理夫獄訟軍賦則彼舉業辭章俗儒之學
也。簿書期會俗吏之務也。二者公皆不免焉。舍所事
而曰吾以遠俗俗未遠而曠官之責近矣。君子之行
也不遠於微近。纖曲而盛德存焉。廣業著焉。是故誦
其詩讀其書求古聖賢之心以蓄其德而達諸用則
不遠於舉業詞章而可以得古人之學是遠俗也。已
公以處之明以決之寬以居之恕以行之則不遠於
簿書期會而可以得古人之政是遠俗也。已苟其心

之凡鄙猥瑣而徒閒散踈放之是托以為遠俗其如
遠俗何哉。昔人有言事之譙於義者從俗可也。君子
豈輕於絕俗哉。然必曰無害於義則其從之也。為不
苟矣。是故苟同於俗以為通者固非君子之行。必遠
於俗以求異者尤非君子之心。

象祠記 戊辰

靈博之山有象祠焉。其下諸苗夷之居者咸神而事
之。宣慰安君因諸苗夷之請新其祠屋而請記於予。
予曰毀之乎其新之也。曰新之新之也。何居乎。曰斯
祠之肇也。蓋莫知其原。然吾諸蠻夷之居是者自吾

千古未

父吾祖遯曾高而上皆尊奉而禋祀焉舉之而不敢廢也予曰胡然乎有鼻之祠唐之人蓋嘗毀之象之道以為子則不孝以為弟則傲斥於唐而猶存於今毀於有鼻而猶盛於茲土也胡然乎我知之矣君子之愛若人也推及於其屋之烏而况於聖人之弟乎哉然則祀者為舜非為象也意象之死在其干羽既格之後乎不然古之驚桀者豈少哉而象之祠獨延於世吾於是益有以見舜德之至入人之深而流澤之遠且久也象之不仁蓋其始焉爾又烏知其終之不見化於舜也書不云乎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

替暇亦允若則已化而為慈父象猶不弟不可以為諧進治於善則不至於惡不抵於姦則必入於善信乎象蓋已化於舜矣孟子曰天子使吏治其國象不得以有為也斯蓋舜愛象之深而慮之詳所以扶持輔導之者之周也不然周公之聖而管蔡不免焉斯可以見象之既化於舜故能任賢使能而安於其位澤加於其民既死而人懷之也諸侯之卿命於天子蓋周官之制其始倣於舜之封象歟吾於是蓋有以信人性之善天下無不可化之心也然則唐人之毀之也據象之始也今之諸夷之奉之也承象之終也

心

斯義也吾將以表於世使知人之不善雖若象焉猶
可以改而君子之修德及其至也雖若象之不仁而
猶可以化之也

卧馬塚記

戊辰

卧馬塚在宣府城西北十餘里有山隆然來自滄茫
若湧若瀉若奔若伏布為層岫擁為覆釜漫衍陂迤
環抱涵迥中疑外完內缺門若合流泓洄高岸屏塞
限以重河敷為廣野桑乾燕尾遠泛近挹今都憲懷
來王公實葬厥考大卿於是方公之卜北也禱於大
卿然後出從事屢如未迪未迺來茲顧瞻徘徊心契

神得將歸而加諸卜爰視公馬眷然踞卧噉嗅盤旋
繾綣嘶秣若故以啓公之意者公曰嗚呼其弗歸卜
先公則既命於此矣就其地寔焉厥土五色厥石四
周融潤煦淑面勢還拱既葬弗震弗崩安靖安謐植
樹翦蔚庶草芬茂禽鳥哺集風氣疑毓產祥萃休祉
福駢降鄉人謂公孝感所致相與名其封曰卧馬以
志厥祥從而歌之士大夫之聞者又從而和之正德
戊辰守仁謫貴陽見公於巡撫臺下出聞是於公之
鄉人客有在坐者曰公其休服於無疆哉昔在士行
牛眠協兆峻陟三公公茲實類於是守仁曰此非公

高道
定是

意也公其慎厥終惟安親是圖以庶幾無憾焉耳已
豈以徵福於躬利其嗣人也哉雖然仁人孝子則天
無弗比無弗佑匪自外得也親安而誠信竭心斯安
矣心安則氣和氣致祥其多受祉福以流衍於無
盡固理也哉他日見於公以鄉人之言問焉公曰信
以守仁之言正焉公曰嗚呼是吾之心也子知之其
遂志之以訓於我子孫毋替我先公之德

賓陽堂記

戊辰

傳之堂東向曰賓陽取堯典寅賓出日之義志向也
賓日義之職而傳冒焉傳職賓賓義曰賓賓之寅而

賓日傳曰賓日之寅而寅賓也不曰日乃陽之屬爲
日爲元爲善爲吉爲亨治其於人也爲君子其義廣
矣備矣內君子而外小人爲泰曰賓自外而內之傳
將以賓君子而內之也傳以賓君子而容有小
人焉則如之何曰吾知以君子而賓之耳吾以君子
而賓之也賓其甘爲小人乎哉爲賓日之歌日出而
歌之賓至而歌之歌曰日出東方再拜稽首人曰予
狂匪日之寅吾其怠荒東方日出稽首再拜人曰予
憊匪日之愛吾其荒怠其驕其疇其日惟霽其晦其
霧其日惟雨勿怖其晦倏焉以霧勿謂終驕或時其

真意
名古

瞻瞻其光矣其光熙熙與你偕作與你偕宜修其露
矣或時以熙或時以熙孰知我悲

重修月潭寺建公館記

戊辰

隆興之南有巖曰月潭壁立千仞簷垂數百尺其上
頽洞玲瓏浮者若雲霞巨者若虹霓豁若樓殿門闕
懸若鼓鐘編磬幢幢纓絡若搏風之鵬翻隼翔鶴鷗
虺之糾蟠猱猊之駭攫譎竒變幻不可具狀而其下
澄潭邃谷不測之洞環秘回伏喬林秀木垂蔭蔽虧
鳴瀑清溪停洄引映天下之山萃於雲貴連亘萬里
際天無極行旅之往來日攀緣上下於窮崖絕壑之

間雖雅有泉石之癖者一入雲貴之途莫不困踣煩
厭非復夙好而惟至於茲巖之下則又皆灑然開豁
心洗目醒雖庸儔俗侶素不知有山水之遊者亦皆
徘徊顧盼相與延戀而不忍去則茲巖之勝蓋不言
可知矣巖界興隆偏橋之間各數十里行者至是皆
憊頓飢悴宜有休息之所而巖麓故有寺附巖之戍
卒官吏與凡苗夷犴休之種連屬而居者歲時令節
皆於是焉釐祝寺漸蕪廢行禮無所憲副滇南朱君
文瑞按部至是樂茲巖之勝憫行旅之艱而從士民
之請也乃捐資化材新其寺於巖之右以爲釐祝之

所曰吾聞爲民者順其心而趨之善今苗夷之人知有尊君親上之禮而憾於弗伸也吾從而利道之不亦可乎則又因寺之故材與址架樓三楹以爲部使者休食之館曰吾聞爲政者因勢之所便而成之故事適而民逸今旅無所舍而使者之出師行百里饑不得食勞不得息吾圖其可久而兩利之不亦可乎使遊僧正觀任其勞指揮狄遠度其工千戶某某相其役遠近之施捨勤助者欣然而集不兩月而工告畢自是饑者有所炊勞者有所休遊觀者有所舍釐祝者有所瞻依以爲竭虔效誠之地而茲巖之奇若

增而益勝也正觀將記其事於石適予過而請焉予惟君子之政不必專於法要在宜於人君子之教不必泥於古要在入於善是舉也蓋得之矣况當法網嚴密之時衆方喘息憂危動虞牽觸而乃能從容於山水泉石之好行其心之所不愧者而無求免於俗焉斯其非見外之輕而中有定者能若是乎是誠不可以不志也矣寺始於戊卒周齋公成於遊僧德彬增治於指揮劉瑄常智李勝及其屬王威韓儉之徒至是凡三緝而公館之建則自今日始

玩易窩記

戊辰

深於
易者

陽明子之居夷也。穴山麓之窩而讀易。其間始其未得也。仰而思焉。俯而疑焉。函六合入無微。茫乎其無所指。予乎其若株。其或得之也。沛兮其若決。瞭兮其若徹。菹淤出焉。精華入焉。若有相者而莫知其所以然。其得而玩之也。優然其休焉。充然其喜焉。油然而其春生焉。精粗一外內。翕視險若夷。而不知其夷之爲阨也。於是陽明子撫几而嘆曰。嗟乎。此古之君子所以甘囚奴。忘拘幽。而不知其老之將至也。夫吾知所以終吾身矣。名其窩曰玩易而爲之說曰。夫易三才之道。備焉。古之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

其變而玩其占。觀象玩辭。三才之體立矣。觀變玩占。三才之用行矣。體立故存而神。用行故動而化。神故知周萬物而無方。化故範圍天地而無迹。無方則象辭基焉。無迹則變占生焉。是故君子洗心而退藏於密。齋戒以神明其德也。蓋昔者夫子嘗韋編三絕焉。嗚呼。假我數十年以學易。其亦可以無大過已夫。

東林書院記

癸酉

東林書院者。宋龜山楊先生講學之所也。龜山沒。其地化爲僧區。而其學亦遂淪入于佛老訓詁詞章者。且四百年。成化間。今少司徒泉齋邵先生始以舉子

復聚徒講誦於其間先生既仕而址復荒屬于邑之華氏華氏先生之門人也以先生之故仍讓其地爲書院以昭先生之跡而復龜山之舊先生已紀其廢興則以記屬之其當是時遼陽高君文豸方來令茲邑聞其事謂表明賢人君子之迹以風勵士習此吾有司之責而顧以勤諸生則何事爰畢其所未備而亦遣人來請嗚呼物之廢興亦決有成數矣而亦存乎其人夫龜山沒使有若先生者相繼講明其間龜山之學邑之人將必有傳豈遂淪入于老佛詞章而莫之知求當時從龜山遊不無人矣使有如華氏者

相繼修緝之縱其學未即明其間必有因迹以求道者則亦何至淪沒廢置之久又使其時有司有若高君者以風勵士習爲已任書院將無因而圯又何至化爲浮屠之居而蕩爲草莽之野是三者皆宜書之以訓後若夫龜山之學得之程氏以上接孔子孟下啓羅李晦菴其統緒相承繼無可疑而世猶議其晚流於佛此其趨向毫釐之不容於無辯先生必嘗講之精矣先生樂易謙虛德器瑳然不見其喜怒人之悅而從之若百谷之趨大川論者以爲有龜山之風非有得於其學宜勿能之然而世之宗先生者或以其

文翰之工。或以其學術之邃。或以其政事之良。先生之心。其殆未以是足也。從先生游者。其以予言而求先生之心。以先生之心而求龜山之學。庶乎書院之復不為虛矣。書院在錫百瀆之上。東望梅村二十里。而遙周太伯之所從逃也。方華氏之讓地為院。鄉之人與其同門之士。爭相趨事。若耻於後。太伯之遺風。尚有存焉。特世無若先生者。以倡之耳。是亦不可以無書。

應天府重修儒學記 一甲戌

應天京兆也。其學為東南教本。國初以為太學。洪武

乙酉始改創焉。再修於宣德之己酉。自是而後。浸以敝圯。正德壬申。府尹張公宗厚始議新之。未成而遷中丞。以去。白公輔之相繼為尹。乃克易朽與頽。大完其所未備。而又自以俸餘增置石欄若干楹。於櫺星門之外。於是府丞趙公時憲亦協心贊畫。故數十年之廢。一旦修舉煥然。改觀師模士氣。亦皆鼓動興起。廟學一新。教授張雲龍等與合學之士。二百有若干人。撰序二公之績。徵予文為記。予既不獲辭。則謂之曰。多師多士。若知二公修學之為功矣。亦知自修其學以成二公之功者乎。夫立之師。儒區其齋。廟昭其

儀物具其廩庖是有國者之立學也。而非士之立學也。緝其弊壞新其圯墁給其匱乏警其怠弛是有司者之修學也。而非士之修學也。士之學也以學為聖賢聖賢之學心學也。道德以為之地忠信以為之基仁以為宅義以為路禮以為門廉恥以為垣牆六經以為戶牖四子以為階梯求之於心而無假於雕飾也。其功不亦簡乎。措之於行而無所不該也。其用不亦大乎。三代之學皆此矣。我國家雖以科目取士而立學之意亦豈能與三代異。學之弗立有國者之缺也。弗修焉有司之責也。立矣修矣而居其地者弗

立弗修是師之咎士之耻也。二公之修學既盡有司之責矣。多師多士無亦相與自修其學以遠於咎耻者乎。無亦擴乃地厚乃基安乃宅闢乃門戶固乃垣牆學成而用大之則以庇天下次之則以庇一省一郡小之則以庇其鄉閭家族庶亦無負於國家立學之意。有司修之心哉。若乃曠安宅舍正路圯基壞垣倚聖賢之門戶以為姦是校之為萃淵藪也。則是朝廷立之而為士者傾之。有司修之而為士者毀之。亦獨何心哉。應天為善首之地豪傑俊偉先後相望其文采之炳蔚科甲之盛多乃其所素餘有不屑於

言者故吾因新學之舉嘉多師多士忻然有維新之志而將進之以聖賢之學也於是乎言

重修六合縣學記

乙亥

六合之學敝久矣師生因仍以苟歲月有司者若無觀也故廢日甚正德甲戌縣尹安福萬廷珵氏既和輯其民始議拓而新之維時教諭長興徐丙氏來就圮舍日夜砥新厥士尹因謂曰子爲我造士而講肄無所斯吾責何敢不力顧兵荒之餘民不可重困吾姑日積月累而徐圖焉其可乎民間相謂曰學諭方急訓吾子弟無寧居尹不忍困吾民而躬苦節省吾

錫商

儕獨坐視非人也於是耆民李景榮首出百金以倡從而應者相繼不終日聚金五百以告尹尹喜曰吾民尚義若此吾事不難辦矣然吾職務繁劇孰可使以鳩吾事者乎學諭曰尹爲吾師生甚勞苦父老奮義捐金既費其財又盡其力而與一二僚請無妨教事以敦民間相謂曰尹不忍困吾民學諭方急訓吾子弟又不忍吾勞而身董之吾儕獨坐視非人也於是耆民王彰陳模首請任其役從而應者十夫以告尹尹喜曰吾民尚義如此吾事不難辦矣提學御史張君適至聞其事而嘉之衆益趨以勸十月辛卯尹

乃興事學諭經度規制以襄訓導某典史某察其勤
惰稽其出納修大成殿修兩廡神厨庫前爲戟門又
前爲櫺星門又前爲泮宮坊皆以石殿後爲明倫堂
爲東西齋又後爲尊經閣明倫堂之爲三廡以宅三
師前區三圃圃前爲名宦祠又前爲鄉賢祠又前爲
崇文倉明倫堂之右爲致齋所又右爲饌房又右爲
射圃而亭其圃之北曰觀德致齋之外爲宰牲所又
前爲六號凡爲屋百九十有七楹十二月丁巳工告
畢役未逾時也閭閻之民尚或未知其興作聞而來
聚觀者皆相顧喟愕以爲是何神速爾是何井井爾

錯簡

二十餘萬來平兩廣然後破其巢穴兵退未久各賊
復攻陷潯州據城大亂後復合兵攻勦兼行招撫然
後退還巢穴自是而後官府曲加撫處或時暫有數
月之安而稍不如意輒復猖獗殺掠愈毒蓋其祖父
以來狼戾相承克惡成性不可改化近年以來官府
剿撫之計益窮各賊殘毒之害日甚蓋已至於不可
支持矣至於八寨諸賊尤爲兇悍猛惡利鏢毒弩莫
當其鋒且其寨壁天險追兵無路自 國初韓都督
嘗以數萬之衆圍困其地亦不能破竟從招撫其後
屢次合剿一無所獲又多撓喪惟成化年間土官岑

瑛素能懾服諸徃嘗合各州狼兵一入其巢穴斬獲二百餘功已而賊勢大湧力不能支當遂退兵亦以招安而罷自是而後莫可誰何流劫遠近歲無虛月民遭荼毒冤苦無所控籲自思田多事兩地之賊相連煽動將有不可明言之變千里之間方爾洶洶朝夕今幸 朝廷威德宣揚軍門方畧密授因湖廣之回兵而利導其順便之勢作思田之新附而善用其報効之機翕若雷霆疾如風雨事舉而遠近不知有兵興之役敵破而士卒莫測其舉動之端兩地進兵各不滿八千之衆而三月報績共已踰三千之功蓋

又明日大雨乃出田登城南之樓以觀民大悅有司請名行臺之堂爲時雨且曰民苦於盜久又重以旱將謂靡遺今始去兵革之役而大雨適降所謂王師若時雨今皆有焉請以志其實嗚呼民惟稼穡德惟雨惟天陰隲惟皇克憲惟將士用命去其騰蜮惟乃有司實耨獲之庶克有秋乃予何德之有而敢叨其功然而樂民之樂亦不容於無已也巡撫都御史王守仁書是日叅政陳策僉事胡璉至自班師

重修浙江貢院記 乙酉

古之選士者其才德行誼皆論定於平日而以時升

之故其時有司之待士一惟忠信禮義而無有乎防
嫌逆詐之心也士之應有司一惟廉耻退讓而無有
乎奔競僥倖之圖也迨世下衰科舉之法興而忠信
廉耻之風薄上之人不能無疑於其下而防範日密
下之人不能無疑於其上而鄙詐日生於是乎至有
搜檢巡綽之事而待之不能以禮矣有糊名易書之
制而信之不能以誠矣有志之士未嘗不嘆惜於古
道而千數百年卒無以改殆亦風氣習染之所成學
術教化之所積勢有不可得而逸焉者也雖然古人
之法不可得而復矣所以斟酌古人之意而默行之

使口中

者不猶有可盡乎後世之法不可得而效矣所以匡
持後世之弊而善用之者不猶有可爲乎有司之奉
行其識下者昧古之道而益浚之以刻薄猥瑣之意
其見高者鄙時之弊而遂行之以忽慢苟且之心是
以陋者益陋而疏者愈疏則亦未可專委咎於法也
若浙之諸君子之重修貢院斯其有足以起予者矣
浙之貢院舊在城西嘗以隘遷於藩治之東北而苟
簡尚仍其舊乃嘉靖乙酉復當大比監察御史潘君
倣實來監臨乃與諸司之長佐慎慮其事而預圖之
慨規制之弗備弗飾相顧而言曰凡政之施孰有大

於舉賢才者而可忽易之。若是夫興居靡所而責以殫心厥事，人情有所不能矣。無亦休其啓處，優其餼養，使人樂事勸忠，以各供其職，庶亦盡心求士之誠乎。慢令施禁，固使陷於非僻，而後摧辱之，其為狎侮士類亦甚矣。無亦張其紀度，明其視聽，使人不戒而肅以全其廉恥，庶亦待士以禮之意乎。於是新選秀堂而軒於其前，為三楹；新至公堂而軒於其前，為五楹；庖滷器用無不備具，又拓明遠樓以為三楹，而上崇三簷，下疏三道，創石臺於四隅，而各亭其上，以為眺望之所。其諸防閑之道，靡不恪修。夫然後入而觀

而則森嚴洞達，供事者莫敢有輕忽慢易之心，而就試者自消其回邪非僻之念，蓋不費財力而事修於旬月之間，不大聲色而政令行，肅觀向一新。若諸君者，誠可謂能求古人之意而默行之者矣。能匡後世之弊而無用之者矣。諸君之盡心其可見者如此，至其妙運於心術之微，而務竭於得為之地，不可以盡見者，固將無所不用其極，可知也。是舉也，其必有才德行誼之士，如三代之英者，出以應諸君之求已乎。工訖使來請記，辭不克而遂為書之。嗚呼！天下之事，所以弊於今而不可復於古者，寧獨科舉為然乎。誠

無惡善之語

神
遠

大出人
急表

使求古人之意而默行善用之皆如諸君今日之舉焉其於成天下之治也何有哉

濬河記

乙酉

越人以舟楫為輿馬濱河而廛者皆巨室也日規月築水道淤溢畜洩既亡旱澇頓仍商旅日爭於途至有聞而死者矣南子乃決沮障復舊防去豪商之壅削勢家之侵失利之徒胥怨交謗從而謠之曰南守瞿瞿貫破我廬瞿瞿南守使我奔走人曰吾守其厲民歟何其謗者之多也陽明子曰遲之吾未聞以佚道使民而或有怨之者也既而舟楫通利行旅歡呼

得風謠

三首

絡繹是秋大旱江河龜拆越之人收穫輸載如常明年大水民居免於墊溺遠近稱抃又從而歌之曰相彼舟人矣昔揭以曳矣今歌以楫矣旱之歎也微南侯兮吾其焦矣靈其彌月矣微南侯兮吾其魚鼈矣我輸我獲矣我遊我息矣長渠之活矣維南侯之流澤矣人曰信哉陽明子之言未聞以佚道使民而或有怨之者也紀其事于石以詔來者

陽明先生文錄卷之七

小集

陽明先生文錄卷之七

七

陽明先生文錄卷之八

外集

說 雜著

白說字頁夫說

乙亥

白生說常太保康敏公之孫都憲敬齋公之長子也
 敬齋負予而冠之昨既醮而請曰是兒也嘗辱子之
 門又辱臨其冠敢請字而教諸曰字而教諸說也吾
 何以字而教諸吾聞之天下之道說而已天下之說
 真而已乾道變化於穆流行無非說也天何心焉坤
 德闔闢順成化生無非說也坤何心焉仁理惻怛感
 應和平無非說也人亦何心焉故說也者真也真也

者理也。全乎理而無所容其心焉之謂真。本於心而無所拂於理焉之謂說。故天得真而說道以亨。地得真而說道以成。人得真而說道以生。真乎貞乎三極之體是謂無已。說乎平說乎三極之用是謂無動無動故順而化。無已故誠而神。誠神剛之極也。順化柔之則也。故曰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之時義大矣哉。非天下之至貞其孰能與於斯乎。請字說曰貞夫敬齋曰廣矣子之言固非吾兒所及也。請問其次曰道一而已。孰精粗焉而以次為君子之德不出乎性情而其至塞乎天地故說也。

情也。貞也者性也。說以正情之性也。貞以說性之命也。性情之謂和。性命之謂中。致其性情之德而三極之道備矣。而又何二乎。吾姑語其略而詳可推也。本其事而功可施也。目而色也。耳而聲也。口而味也。四肢而安逸也。說也有貞焉。君子不敢以或過也。貞而已矣。仁而父子也。義而君臣也。禮而夫婦也。信而朋友也。說也有貞焉。君子不敢以不致也。貞而已矣。故貞者說之榦也。說者貞之枝也。故貞以養心則心說。貞以齊家則家說。貞以治國平天下則國天下說。說必貞未有貞而不說者也。貞必說未有說而不貞者也。

說而不貞小人之道。君子不謂之說也。不偽則欲不佞則邪。奚其貞也哉。夫說君子之稱也。貞君子之道也。字說曰貞夫勉以君子而已矣。敬齋起拜曰子以君子之道訓吾兒敢不拜。嘉顧謂說曰再拜稽首書諸紳以蚤夜祇承夫子之命。

劉氏三子字說 乙亥

劉毅齋之子三人當毅齋之始入學也。其孟生名之曰甫學始舉於鄉也。其仲生名之曰甫登始從政也。其季生名之曰甫政毅齋將冠其三子并問其字於予。予曰君子之學也以成其性學而不至於成性不

可以爲學字甫學曰子成要其終也。學成而登庸登者必以漸故登高必自卑字甫登曰子漸戒其驟也。登庸則漸以從政矣政者正也未有已不正而能正人者字甫政曰子正反其本也。毅齋起拜曰乾也既承教豈獨以訓吾子。

題湯大行 殿試策問下 壬戌

士之登名禮部而進于 天子之廷者 天子臨軒而問之則錫之以制皆得受而歸藏之於廟以輝榮其遭際之盛蓋今世士人皆爾也。丹陽湯君某登弘治 進士方爲行人以其嘗所受之制屬某跋數

語於其下嗟夫明試以言自虞廷而然乃言底可績則三代之下吾見亦罕矣君之始進也天子所以咨之者何如耶而君之所以對之者何如耶夫矯言以求進君之所不為也已進而遂忘其言焉又君之所不忍也君於是乎朝夕焉顧諟聖天子之明命其將曰是天子之所以咨詢我者也始吾既如是其對揚之矣而今之所以持其身以事吾君者其亦果如是耶抑其亦未踐耶夫伊尹之所以告成湯者數言而終身踐之太公之所以告武王者數言而終身踐之推其心也君其志於伊呂之事乎夫輝榮

其一時之遭際以誇世君所不屑矣不然則是制也者君之所以鑑也昔人有惡形而惡鑑者遇之則掩袂却走君將掩袂却走之不暇而又烏揭之焉日以示人其志於伊呂之事奚疑哉君其勉矣上帝臨汝毋貳爾心某亦嘗繆承明問雖其所以對揚與其所以為志者不可以望君然亦何敢以忘自勗

○示徐曰仁應試

丁卯

君子窮達一聽於天但既業舉子便湏入場此亦人事宜爾若期在必得以自窘辱則大惑矣入場之日切勿以得失橫於胸中令人氣餒志分非徒無益而

又害之場中作文先須大開心目見得題意大槩了

即放膽下筆縱味出處詞氣亦條暢今人入場有志氣局促不舒展者是得失之念為之病也夫心無二用一念在得一念在失一念在文字是三用矣所事寧有成耶只此便是執事不敬便是人事有未盡處雖或倖成君子有所不貴也將進場十日前便須練習調養蓋尋常不會起早得慣忽忽當之其日必精神恍惚作文豈有佳思須每日鷄初鳴即起盥櫛整衣端坐陡藪精神勿使昏惰日日習之臨期不自覺辛苦矣今之調養者多是厚食濃味劇酣謔浪或竟

日偃即如此是撓氣昏神長惰而召疾也豈攝養精神之謂哉務須絕飲酒薄滋味則氣自清寡思慮屏者欲則精自明定心氣少眠睡則神自澄君子未有不知此而能致力於學問者茲特一科場一事而言之耳每日或倦甚思休少偃即起勿使昏睡既晚即睡却勿久坐進場前兩日即不得翻閱書史雜亂心目每日止可看文字一篇以自娛若心勞氣耗莫如勿看務在怡神適趣忽充然滾滾若有所得勿便氣輕意滿益加含蓄醞釀若江河之浸泓衍泛濫驕然決之一瀉千里矣每日閑坐時衆方囂然我獨淵然

小書
身有之錄卷八

外集
卷之五
五
中心融融自有真樂蓋出乎塵垢之外而與造物者游非吾子槩嘗聞之宜未足以與此也

龍場生問答

戊辰

龍場生問於陽明子曰夫子之言於朝佶也愛不忘乎君也今者譴於是而汲汲於求去殆有所渝乎陽明子曰吾今則有間矣今吾又病是以欲去也龍場生曰夫子之以病也則吾既聞命矣敢問其所以有間何謂也昔爲其貴而今爲其賤昔處於內而今處於外歟夫乘田委吏孔子嘗爲之矣陽明子曰非是之謂也君子之仕也以行道不以道而仕者竊也今

吾不得爲行道矣雖古之有祿仕未嘗奸其職也曰牛羊茁壯會計當也今吾不無愧焉夫祿仕爲貧也而吾有先世之田力耕足以供朝夕子且以吾爲道乎以吾爲貧乎龍場生曰夫子之來也譴也非仕也子於父母惟命之從臣之於君同也不曰事之如一而可以拂之無乃爲不恭乎陽明子曰吾之來也譴也非仕也吾之譴也乃仕也非役也役者以力仕者以道力可屈也道不可屈也吾萬里而至以承譴也然猶有職守焉不得其職而去非以譴也君猶父母事之如一固也不曰就養有方乎惟命之從而不以

道是妾婦之順。非所以爲恭也。龍場生曰：聖人不敢忘天下，賢者而皆去，君誰與爲國矣。曰：賢者則忘天下乎？夫出溺於波濤者，沒人之能也。陸者冒焉而胥溺矣。吾懼於胥溺也。龍場生曰：吾聞賢者之有益於人也，惟所用無擇於小大焉。若是亦有所不利歟？曰：賢者之用於世也，行其義而已。義無不宜，無不利也。不得其宜，雖有廣業，君子不謂之利也。且吾聞之人各有能，有不能，惟聖人而後無不能也。吾猶未得爲賢也，而責我以聖人之事，固非其擬矣。曰：夫子不屑於用也，夫子而肯屑於用，蘭蕙榮於堂階，而芬馨

被於几席，萑葦之刈可以覆垣，草木之微則亦有然者。而况賢者乎？陽明子曰：蘭蕙榮於堂階也，而後芬馨被於几席，萑葦也，而後可刈以覆垣。今子將刈蘭蕙而責之以覆垣之用，子爲愛之耶？抑爲害之耶？

論元年春王正月 戊辰

聖人之言明白簡實，而學者每求之於艱深隱奧，是以爲論愈詳，而其意益晦。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蓋仲尼作經始筆也。以予觀之，亦何有於可疑，而世儒之爲說者，或以爲周雖建子而不改月，或以爲周改月而不改時，其最爲有據而爲世所宗者，則以夫子

心源上
道理明
白故其
言如此

嘗欲行夏之時此以夏時冠周月蓋見諸行事之實也紛紛之論至不可勝舉遂使聖人明易簡實之訓反爲千古不決之疑嗟夫聖人亦人耳豈獨其言之有遠於人情乎哉而儒者以爲是聖人之言而必求之於不可窺測之地則已過矣夫聖人之示人無隱若日月之垂象於天非有變恠恍惚有目者之所睹照及其至也巧曆有所不能計精於理者有弗能盡知也如是而已矣若世儒之論是後世任情用智拂理亂常者之爲而謂聖人爲之耶夫子嘗曰吾從周又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

災及其身者也仲尼有聖德無其位而改周之正朔是議禮制度自己出矣其得爲從周乎聖人一言世爲天下法而身自違之其何以訓天下夫子患天下之夷狄橫諸侯強背不復知有天王也於是乎作春秋以誅僭亂尊周室正一王之大法而已乃首改周之正朔其何以服亂臣賊子之心春秋之法變舊章者必誅若宣公之稅畝紊王制者必誅若鄭莊之歸祊無王命者必誅若莒人之入向是三者之有罪固猶未至於變易天王正朔之甚也使魯宣鄭莊之徒舉是以詰夫子則將何辭以對是攘隣之鷄而惡其

爲盜責人之不弟而自毆其兄也。豈春秋忠恕先自治而後治人之意乎。今必泥於行夏之時之一言而曲爲之說以爲是。固見諸行事之驗。又引孟子春秋天子之事。罪我者其惟春秋之言而證之。夫謂春秋爲天子之事者。謂其時天王之法不行於天下。而夫子作是以明之耳。其賞人之功。罰人之罪。誅人之惡。與人之善。蓋亦據事直書。而褒貶自見。若士師之斷獄。辭具而獄成。然夫子猶自嫌於侵史之職。明天子之權。而謂天下後世且將以是而罪我。固未嘗取無罪之人而論斷之。曰吾以明法於天下。取時王之制。

而更易之曰。吾以垂訓於後人。法未及明。訓未及垂而已。自陷於殺人。比於亂逆之黨矣。此在中世之士。稍知忌憚者所不爲。而謂聖人而爲此。亦見其陰黨於亂逆。誣聖言而助之攻也已。或曰子言之則然耳。爲是說者以伊訓之書。元祀十有二月。而證周之不改月。以史記之稱。元年冬十月。而證周之不改時。是亦未爲無據也。子之謂周之改月與時也。獨何據乎。曰吾據春秋之文也。夫商而改月。則伊訓必不書曰元祀十有二月。秦而改時。則史記必不書曰元年冬十月。周不改月與時也。則春秋亦必不書曰春王正。

月春秋而書曰春王正月則其改月與時已何疑焉况禮記稱正月七月日至而前漢律曆至武王伐紂之歲周正月辛卯朔合辰在斗前一度戊午師度孟津明日巳未冬至考之大誓十有三年春武成一月壬辰之說皆足以相為發明證周之改月與時而予意直據夫子春秋之筆有不必更援是以為之證者今舍夫子明白無疑之直筆而必欲傍引曲據證之於穿鑿可疑之地而後已。是惑之甚也。曰如子之言則冬可以為春乎。曰何為而不可。陽生於子而極於巳。午陰生於午而極於亥。子陽生而春始盡於寅而猶夏之春也。陰生而秋始盡於申而猶夏之秋也。自一陽之復以極於六陽之乾而為春夏。自一陰之姤以極於六陰之坤而為秋冬。此文王之所演而周公之所係。武王周公其論之審矣。若夫仲尼夏時之論則以其關於人事者比之。建子為尤切而非謂其為不可也。啓之征有扈曰怠棄三正則三正之用。在夏而已。然非始於周而後有矣。曰夏時冠周月此安定之論而程子亦嘗云爾。曾謂程子之賢而不及是也。何哉。曰非謂其知之不及也。程子蓋泥於論語行夏之時之言。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辭。蓋推求聖言

之過耳。夫論語者，夫子議道之書。而春秋者，魯國紀事之史。議道自夫子，則不可以不盡；紀事在魯國，則不可以不實。道並行而不相悖者也。且周雖建子而不改時與月，則固夏時矣。而夫子又何以行夏之時云乎？程子之云，蓋亦推求聖言之過耳。庸何傷？夫子嘗曰：君子不以人廢言。使程子而猶在也，其殆不廢言矣。

書東齋風雨卷後

卷後

悲喜憂快之形於前，初亦何常之有哉？向之以爲愁苦淒鬱之鄉，而今以爲絕不事者有矣。向之歌舞歡愉

所以現在
自得之難

之地。今過之而嘆息嗒嗟，泫然而泣下者有矣。二者之相尋於無窮，亦何以異於不能崇朝之風雨而顧執而留之於胸中，無乃非達者之心歟？吾觀東齋風雨之作，固亦寫其一時之所感遇。風止雨息而感遇之懷，亦不知其所如矣。而猶諷味嗟嘆於十年之後，得非類於夢爲僕役覺而涕泣者歟？夫其隱几於蓬窗之下，聽芹波之春響，而味夜簷之寒聲，自今言之，但覺其有幽閒自得之趣，殊不見其有所苦也。借使東齋主人得時居顯要，一旦失勢，退處寂寞，其感念疇昔之懷，當與今日何如哉？然則錄而追味之，無亦

將有洒然而樂。廓然而忘言者矣。而和者以爲真有所苦而類爲悲楚。不任之辭。是又不可與言夢者。而於東齋主人之意失之遠矣。

書察院行臺壁

丁丑

正德丁丑三月奉命征漳寇。駐軍上杭。旱甚。禱於行臺。雨日夜。民以爲未足。四月戊午。寇平。旋師。是日大雨。明日又雨。又明日復雨。登城南之樓。以觀農事。遂謁晦翁祠於水南。覽七星之勝。槩夕歸。志其事於察院行臺。

諭俗四條

丁丑

俱要言

爲善之人。非獨其宗族親戚愛之。朋友鄉黨敬之。雖鬼神亦陰相之。爲惡之人。非獨其宗族親戚叛之。朋友鄉黨怨之。雖鬼神亦陰殛之。故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見人之爲善。我必愛之。我能爲善。人豈有不愛我者乎。見人之爲不善。我必惡之。我苟爲不善。人豈有不惡我者乎。故凶人之爲不善。至於隕身亡家。而不悟者。由其不能自反也。今人不忍一言之忿。或爭銖兩之利。遂相構訟。夫我欲求勝於彼。則彼亦欲求勝於我。讐讐相報。遂至破

可為富
黃家後
疏

家蕩產禍貽子孫豈若含忍退讓使鄉里稱為善人
長者子孫亦蒙其庇乎

今人為子孫計或至謀人之業奪人之產日夜營營
無所不至昔人謂為子孫作馬牛然身沒未寒而業
已屬之他人讐家群起而報復子孫反受其殃是殆
為子孫作蛇蝎也吁可戒哉

書佛郎機遺事

庚辰

見素林公聞寧濠之變即夜使人範錫為佛郎機銃
并抄火藥方手書勉予竭忠討賊時六月毒暑人多
道唱死公遣兩僕裹糧從間道冒暑晝夜行三千餘

里以遺予至則濠已就擒七日予發書為之感激涕
下蓋濠之擒以七月二十六距其始事六月十四僅
月有十九日耳世之君子當其任能不畏難巧避者
鮮矣况已致其事而能急國患踰其家如公者乎
蓋公之忠誠根於天性故老而彌篤身退而憂愈深
節愈勵嗚呼是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嘗欲列其事
于朝顧非公之心也為作佛郎機私詠君子之同聲
者將不能已於言耳矣

佛郎機誰所為截取北干腸裹以鴟夷皮葺弦之血
寡不足睢陽之怒恨有遺老臣忠憤寄所洩震驚百

雄
向機

里賊膽披徒請尚方劍空聞魯陽揮段公笏板不在
茲佛郎機誰所爲

正德戊寅之冬福建按察僉事周期雍以公事抵
贛時逆濠奸謀日稔遠近洶洶予思預爲之備而
濠黨伺覘左右搥手動足朝聞暮達以期雍官異
省當非濠所計及因屏左右語之故遂與定議期
雍歸即陰募驍勇具械束裝部勒以俟予檄晨到
而期雍夕發故當濠之變外援乏之兵惟期雍先至
適當見素公書至之日距濠始事亦僅月有十九
日耳初予嘗使門人冀元亨者以講學說濠以君

臣大義或格其奸濠不憚已而滋怒遣人陰購害
之冀辭予曰濠必反先生宜早計遂遁歸至是聞
變知予必起兵即日潛行赴難亦適以是日至見
素公在莆陽周官上杭冀在常德去南昌各三千
餘里乃皆同日而至事若有不偶然者輒附錄於
此聊以識予之耿耿云

題壽外母蟠桃園

寅辰

某之妻之母諸太夫人張今年壽八十二月二十
有二日其設悅辰也某縻於官守不能歸捧一觴於
堂下幕下之士有郭詡者因爲作王母蟠桃之圖以

獻夫王母蟠桃之說雖出於僊經異典未必其事之有無然今世之人多以之祝願其所親愛固亦古人岡陵松柏之意也吾從衆可乎遂用之以寄遙祝之私而詩以歌之云維彼蟠桃千歲一實夫人之壽茲維始葩維彼蟠桃千歲一實夫人之壽益堅孔碩維華維實厥根彌植維夫人孫子亦昌衍靡極

題夢槎奇遊詩卷

乙酉

君子之學求盡吾心焉爾故其事親也求盡吾心之孝而非以為孝也事君也求盡吾心之忠而非以為忠也是故夙興夜寐非以為勤也剴繁理劇非以為

此謂
自忠
誠

能也嫉邪祛蠹非以為剛也規切諫諍非以為直也臨難死義非以為節也吾心有不盡焉是謂自欺其心心盡而後吾之心始自以為快也惟夫求以自快吾心故凡富貴貧賤憂戚患難之來莫非吾所以致知求快之地苟富貴貧賤憂戚患難而莫非吾致知求快之地則亦寧有所謂富貴貧賤憂戚患難者足以動其中哉世之人徒知君子之於富貴貧賤憂戚患難無入而不自得也而皆以為獨能人之所不可及不知君子之求以自快其心而已矣林君汝桓之名吾聞之蓋久然皆以為聰明特達者也文章氣節

者也今年夏聞君以直言被謫果信其爲文章氣節者矣又踰月君取道錢塘則以書來道其相愛念之厚病不能一枉爲恨且惓惓以聞道爲急問學爲事嗚呼君益知學者也志於道德者也寧可專以文章氣節稱之已而郡守南君元善示予以夢槎竒遊卷蓋京師士友贈君南行者予讀之終篇嘆曰君知學者也志於道德者也則將以求自快其心者也則其奔走於郡縣之末也猶其從容於部署之間也則將地官郎之議國事未嘗以爲抗而徐聞丞之親民務未嘗以爲瑣也則夢槎未嘗以爲異而南遊未嘗以爲竒也君子樂道人之善則張大而從諛之是固贈行者之心乎予亦以病不及與君一面感君好學之篤因論君子之所以爲學者以爲君贈

爲善最樂文

丁亥

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然小人之得其欲也吾亦但見其苦而已耳五色令人目盲五聲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營營戚戚憂患終身心勞而日拙欲縱惡積以亡其生烏在其爲樂也乎若夫君子之爲善則仰不愧俯不忤明無人非幽無鬼責優優蕩蕩心逸日休宗族稱其孝鄉

絕妙
黨稱其弟言而人莫不信行而人莫不悅所謂無入而不自得也亦何樂如之妻弟諸用明積德為善有可用之才而不求仕人曰子獨不樂仕乎用明曰為善最樂也因以四字扁其退居之軒率二子階陽日與鄉之俊彥讀書講學於其中已而二子學日有成登賢薦秀鄉人嘖嘖皆曰此亦為善最樂之效矣用明笑曰為善之樂大行不加窮居不損豈顧於得失榮辱之間而論之聞者心服僕夫治圃得一鏡以獻於用明刮土而視之皆亦適有為善最樂四字坐客嘆異皆曰此用明為善之符誠若亦不偶然者也相

與詠其事而來請於予以書之用以訓其子孫遂以勗夫鄉之後進

客座私祝

丁亥

但願溫恭直諒之友來此講學論道示以孝友謙和之行德業相勸過失相規以教訓我子弟使毋陷於非僻不願狂燥憤慢之徒來此博奕飲酒長傲飾非導以驕奢淫蕩之事誘以貪財贖貨之謀真頑無恥扇惑鼓動以益我子弟之不肖嗚呼由前之說是謂良士由後之說是謂凶人我子弟苟遠良士而近凶人是謂逆子戒之戒之嘉靖丁亥八月將有兩廣之

行書此以戒我子弟并以告夫士友之辱臨於斯者
請一覽教之

陽明先生文錄卷之八

陽明先生文錄卷之九

外集

墓誌銘墓表 墓碑 傳 碑 贊 箴 祭文

易直先生墓誌 壬戌

易直先生卒鄉之人相與哀思不已從而纂述其行
以誄之曰嗚呼先生之道諒易平直內篤於孝友外
孚於忠實不戚戚於窮不欣欣於得翦徹匡幅於物
無抵于于施施率意任真而亦不干於禮藝學積行
將施于邦六舉於鄉竟弗一獲以死嗚呼傷哉自先
生之沒鄉之子弟無所式為善者無所倚談經究道
者莫與考論含章秘迹林棲而澤遁者莫與遨遊以

處天胡奪吾先生之速耶先生姓王名袞字德章古者賢士死則有以易其號今先生沒且三年而猶襲其常稱其謂鄉人何蓋相與私謚之曰易直於是先生之姪守仁聞而泣曰叔父有善吾子姪弗能紀述而以辱吾之鄉老亦奚爲於子姪請得誌諸墓嗚呼吾宗江左以來世不乏之賢自吾祖竹軒府君以上凡積德累仁者數世而始發於吾父龍山先生叔父生而勤修砥礪能協成吾父之志人謂相繼而興以昌王氏者必在叔父而竟止於此天意果安在哉叔母葉孺人先叔父十有三年卒生二子守禮守信繼

孺人方氏生一子守恭叔父之生以正統己巳十月戊午得壽四十有九而以弘治戊午之八月廿三卒卒之歲太夫人岑氏方就養於京泣曰湏吾歸視其柩於是壬戌正月太夫人自京歸始克以十月甲子葬叔父於邑東亢湖山之陽南去竹軒府君之墓十武而近去葉孺人之墓十武而遙未合葬蓋有所俟也

陳處士墓誌銘 癸亥

處士諱泰字思易父剛祖仲彰曾祖勝一世居山陰之錢清剛戊遼左娶馬氏生處士正統甲子處士生

十二年矣始從其父自遼來歸當是時陳雖巨族然已三世外戍基業凋廢殆盡處士歸與其弟耕於清江之上數年遂復其故處士狷介純篤處其鄉族親黨無內外少長戚踈朴直無委曲又好面折人過不以毛髮假借不爲斬險刻削故其生也人爭信憚其死也莫不哀思之處士於書史僅涉獵不專於文敦典崇禮務在躬行郡中名流以百數皆雕繪藻飾煥熠以賈聲譽然稱隱逸之良必於處士皆以爲有先太丘之風焉弘治癸亥正月庚寅以疾卒年七十二九月己丑其子琢卜葬于郡西之廻龍山初處士與

同郡羅周管士弘朱張弟涎友以善交稱成化間涎以歲貢至京某時爲童子聞涎道處士心竊慕之至是歸求其廬則旣死矣涎姪孫節與予遊以世交之誼爲處士請銘且曰先生於處士心與之久矣卽爲之銘亦延陵掛劍之意耶予曰諾明日與琢以狀來請惟陳氏世有顯聞剛之代父戍遼也甫年十四主帥壯其爲人召與語大說遂留叅幙下累立戰功出奇計當封賞輒爲當事者沮抑竟死牖下處士亦狀貌魁岸幼習邊機論議根核的然可施於用性孝友屬其家多難收養其弟姪之孤掇拾扶持不忍舍去

遂終其身琢亦能詩有行次子玠三孫徠衝級皆向
於學夫屢抑其進其後將必有昌者銘曰嗟惟處士
敦朴厚堅猶玉在璞其輝熠然秉義揭仁鄉之司直
邈矣太丘其孫孔式壽初踰稀胡溘而逝其人則亡
德音孔邇鄉人相告母或而弛無寧處士愧其孫子
廻龍之崗其鬱有蒼母爾芻伐處士所藏

平樂同知尹公墓誌銘 癸亥

尹自春秋爲著姓降及漢唐代不乏賢至宋而太常
博士源中書舍人洙及其孫焯皆以道學爲世名儒
其後有爲點檢者自洛徙越之山陰迨公七世矣公

父達祖性中曾祖齊焉皆有聞於鄉公生十八年選
爲郡庠弟子以詩學知名遠近從之遊者數十往往
取高第躋顯級而公乃七試有司不偶天順年 詔
求遺才可經濟大用者於是有人以公應 詔而公
亦適當貢遂卒業大學成化某甲子授廣西南寧通
判時部中久苦徭患方議發兵人情洶洶公至請守
得緩旬日稍圖之乃卓騎入徭洞呼酋長與語諸酋
倉卒不暇集謀相與就公問所由來公曰斯行爲爾
曹乞生無他疑也因爲具陳禍福言辯爽慨諸酋感
動顧謂其黨曰何如皆曰願從使君言遂相率羅拜

定約而出尋督諸軍討木頭等洞皆捷大臣交章薦
公可大用庚子擢同知平樂府事平樂地皆巘山互
壑狴憑險出沒深翳非時剽掠居民如處甯中動慮
機觸不敢輕往來農末俱廢聞公至喜曰南寧尹使
君來吾無恐耳已居月餘公從土著間行巖谷盡得
其形勢縱火悉焚林薄狴失藉潰散公因盡築城堡
要害據守狴來無所匿從高巔遠覘嘆息踟躕而去
蓋自是平樂遂爲安土居三年屢以老請輒爲民所
留弘治改元以慶賀赴京師力求致仕以歸家居十
四年乃卒得壽若干公性孝友淳篤自其貧賤時即

委產三第拾取其遺少壯衰老雖盛暑急遽未嘗見
其不以祗服與物熙然無抵至其莅官當事奮毅敢
直析法繩理勢悍無所撓避庶幾古長者而今亡矣
先後娶陳氏朱氏殷氏子駙孫公貴公榮卒之又明
年癸亥將葬駙以幣狀來姚請銘某幼去其鄉聞公
之爲人恨未嘗從之遊銘固不辭也公諱浦字文淵
葬在郡東保山合殷氏之兆銘曰赫赫尹氏望於宗
周源洙比頽焯暢厥休自洛徂越公啓其閭君子之
澤十世未斬篤敬忠信蠻貊以行一言之烈雄於九
軍豈惟威儀式其黨里豈惟友睦篤其昆弟彼保之

陽維石巖巖尹公之墓今人所瞻

徐昌國墓誌 辛未

正德辛未三月丙寅太學博士徐昌國卒年三十三士夫聞而哭之者皆曰嗚呼是何促也或曰孔門七十子顏子最好學而其年獨不末亦三十二而亡說者謂顏子好學精力瘁焉夫顏雖既竭吾才然終日如愚不改其樂也此與世之謀聲利苦心焦勞患得患失逐逐終其身耗勞其神氣奚啻百倍而皆老死黃絀此何以辯哉天於美質何生之甚寡而壞之特速也夫鼂鼂以夜出涼風至而玄鳥逝豈非凡物之

盛衰以時乎夫嘉苗難植而易稿芝榮不踰旬蔓草雉而益繁鳴梟虺蝮遍天下而麟鳳之出間世一睹焉商周以降清淑日澆而濁穢薰積天地之氣則有然矣於昌國何疑焉始昌國與李夢陽何景明數子友相與砥礪於辭章既殫力精思傑然有立矣一日諷道書若有所得嘆曰弊精於無益而忘其軀之斃也可謂知乎巧辭以希俗而捐其親之遺也可謂仁乎於是習養生有道士自西南來昌國與語悅之遂究心玄虛益與世泊如謂長生可必至正德庚午冬陽明王守仁至京師守仁故善數子而亦嘗沒溺於

僊釋昌國喜馳往省與論攝形化氣之術當是時增
城湛元明在坐與昌國言不協意沮去異日復來論
如初守仁笑而不應因留宿曰吾授異人五金八石
之秘服之冲舉可得也子且謂何守仁復笑而不應
廼曰吾墮黜吾昔而游心高玄塞允歛華而靈株是
固斯亦去之競競於世遠矣而子猶余拒然何也守
仁復笑而不應於是默然者久之曰子以予爲非邪
抑又有所秘邪夫居有者不足以超無踐器者非所
以融道吾將去知故而宅於埃壒之表子其語我乎
守仁曰謂吾爲有秘道固無形也謂吾謂子非子未

較幼七

吾是也雖然試言之夫去有以超無無將奚超矣外
器以融道道器爲偶矣而固未嘗超乎而固未嘗融
乎夫盈虛消息皆命也纖巨內外皆性也隱微寂感
皆心也存心盡性順夫命而已矣而奚所趨舍於其
間乎昌國首肯良久曰冲舉有諸守仁曰盡鳶之性
者可以冲於天矣盡魚之性者可以泳於川矣曰然
則有之曰盡人之性者可以知化育矣昌國俛而思
蹶然而起曰命之矣吾且爲萌用吾且爲流澌子其
煦然屬我以陽春哉數日復來謝曰道果在是而奚
以外求吾不遇子幾亡心矣然吾疾且作懼不足以

致遠則何如守仁曰悸乎曰生寄也死歸也何悸津
津然既有志於斯已而不見者踰月忽有人來訃昌
國逝矣王湛二子馳往哭盡哀因商其家事其長子
伯虬言昌國垂歿整衽端坐託徐子容以後事子容
泣昌國笑曰常事耳謂伯虬曰墓銘其請諸陽明氣
益微以指畫伯虬掌作冥冥漠漠四字餘遂不可辯
而神志不亂嗚呼吾未竟吾說以時昌國之及而昌
國乃止於是吾則有憾焉臨歿之託又可負之昌國
名禎卿世姑蘇人始舉進士爲大理評事不能其職
於是以親老求改便地爲養當事者目爲好異抑之

已而降爲五經博士故雖爲京官數年卒不獲封其
親以爲憾所著有談藝錄古今詩文若干首然皆非
其至者昌國之學凡三變而卒乃有志於道墓在虎
丘西麓銘曰惜也昌國吾見其進未見其至早攻聲
詞中廼謝棄脫淖垢濁修形鍊氣守靜致虛恍若有
際道幾朝聞遐夕先逝不足者命有餘者志璞之未
琢豈方頑礪隱埋山澤有虹其氣後千百年曷考斯
誌

凌孺人楊氏墓誌銘

乙亥

古之葬者不封不樹葬之有銘非古矣然必其賢者

也。然世之皆有銘也，亦非古矣。而婦人不特銘，婦人之特銘也，則又非古矣。然必其賢者也。賢而銘，雖婦人其可哉？是故非其人而銘之，君子不與也。銘之而非其實，君子不為也。吾於銘人之墓也，未嘗敢以易至於婦人而加審焉。必有其證矣。凌孺人楊氏之銘也，曷證哉？證於其夫之狀，證於其子之言，證於其鄉人之所傳，其賢者也。孺人之夫為封監察御史凌公石巖，諱雲者也。石巖之狀謂孺人為通懷遠將軍之曾孫女，茂年十八而來歸姑舅，愛之族黨稱之鄉閭，則之不悉數。其行則賢可知矣。子僉憲相予同年賢

也。地官員外郎楷又賢也。孺人之慈訓存焉，相嘗為予言孺人之賢十餘年矣。與今石巖之狀同也。吾鄉之士遊業於通者，以十數稱通之巨族，以凌氏為最。凌氏之賢以石巖為最，則因及於孺人之內助，其所稱舉與今之狀又同也。夫夫或溺譽焉，子或溢美焉，吾鄉人之言不要而實契，斯又何疑矣。孺人之生以正統丁卯十二月九日卒於正德癸酉十一月九日，壽蓋六十七。男四，長即相次，棋早卒，次即楷，次拭，女二，孫男八，女三，曾孫男一，女一。相將以乙亥正月內丙寅附葬孺人於祖塋之左，而格於其次，廼以石巖

之狀來請銘且問葬合葬非古也周公以來未之有
改也先孺人附於祖塋之左昭也家君百歲後將合
焉葬左則疑於陽虛右則疑於陰若之何則可予曰
附也則祖爲之尊左陽右陰也陽兼陰而主變者也
陰從陽而主常者也陽在左則居左而在右則居右
陰在左則從左而在右則從右其虛右而從左乎於
是孺人之葬虛右而從左銘曰孺人之賢予豈究知
知子若夫鄉議是符如彼作室則觀其隅彼昏懵懵
謂予盡誣狼山之西祖塋是依左藏右虛孺人之居

登仕郎馬文重墓誌銘 丙子

沛漢臺里有馬翁者長身而多知涉書史少喜談兵
交四方之賢指畫山川道里弛張闔闢自謂功業可
掉臂取嘗登芒碭山左右眺望嘻吁慷慨時人莫測
也中年從縣司辟爲掾已得選忽不愜復遂棄去授
登仕郎歸與家人力耕致饒富輒以散其族黨鄉鄰
葬死恤孤賑水旱修橋梁惟恐有問旣老乃益循飭
邑人望而尊之以爲大賓焉年八十六正德丙子四
月三日無疾而卒長子思仁時爲鴻臚司儀署丞勤
而有禮予旣素愛之至是聞父喪慟毀幾絕以狀來
請予銘又哀而力遂不能辭按狀翁名珎字文重父

某祖某曾某皆有隱德子男若干人女若干人以是
年某月某日葬祖塋之側爲之銘曰豐沛之間自昔
多魁若漢之蕭曹使不遇高祖乘風雨之會固將老
終其身於刀筆之間世之懷竒不偶無以自見於時
名湮沒而不著者何可勝數若翁者亦其人非耶然
考其爲迹亦異矣嗚呼千里之足困於伏櫪連城之
珍或混瓦礫不琢其章於壁何傷不駕以驥奚損於
良嗚呼馬翁茲焉永滅

明封刑部主事浩齋陸君墓碑誌 丙子

封君之葬也子澄毀甚失明病不能事事以問於陽

明子曰吾湖俗之葬也咸竭資以盛賓客至於毀家
不則以爲儉其親也不肖孤則何費之敢靳大懼疾
之不任遂底於顛殞以重其不孝敢請已之如何陽
明子曰不亦善乎棺槨衣衾之得爲也者君子不以
儉其親徇湖俗之所尚是以其親遂非而導侈也又
况以殆其遺體乎吾子已之旣葬而以禮告人豈有
非之者將湖俗之變必自吾子始矣一舉而三善吾
子其已之旣而復以誌墓之文請陽明子辭之不得
則謂之曰誌墓非古也古之葬者不封不樹孔子之
塋其親也自以爲東西南北之人不可以無識也而

封之崇四尺其於季札之塋則爲之識曰有吳延陵
季子之墓後之誌者若是焉可矣而內以誣其親外
以誣於人是故君子耻之吾子志於賢聖之學苟卒
爲賢聖之歸是使其親爲賢聖者之父也誌孰大焉
吾子曷已之封君之存也嘗以其田二頃給吾黨之
貧者以資學是於斯文爲有襄也而又重以吾子之
好無已則如夫子之於札也乎因爲之題其識墓之
石曰 皇明封刑部主事浩齋陸君之墓而書其事
於石之陰君諱璩字文華湖之歸安人墓在樊澤子
澄舉進士方爲刑部員外郎澄之兄曰津

贈翰林院編修湛公墓表

壬申

嗚呼聖學晦而中行之士鮮矣世方弁阿爲工方特
爲厲紛縱倒置孰定是非之歸哉蓋公治長在縲絏
之中仲尼明非其罪匡章通國稱不孝孟子辯之夫
然後在所禮貌焉剛狷振礪之士獨行違俗爲世所
媚嫉卒以傾廢踣墮又浼以非其罪者可勝道哉予
讀怡菴誌而悲之怡菴湛公英者廣之增城人介直
方嚴刻行砥俗鄉之善良咸服信取則倚以扶弱禦
侮然不辭色少貸人面斤人過惡至無所容狡獪之
徒動見矯拂嫉視如讐聚謀必覆公於惡母使抗吾

爲公直行其心不顧竟爲所搆誣憤發病以死公旣死其徒惡益行鄉之人遂皆謂湛公行義顧報戾其施而惡者自若吾儕何以善爲後十餘年爲奸者貫盈翦滅浸盡而公子若水求濂洛之學爲世名儒舉進士官國史編修推原尋繹公德益用表著 朝廷贈官如子日顯赫竦耀鄉人相與追嗟慕嘆爲善之報何如向特未定耳嗚呼古有狷介特行之士直志犯衆惡之死靡悔湛公殆其人非邪向使得志立朝當大節其肯俛首爲奸人僕役啣濡喘息以蘄緩頰更死其不能矣夫脂韋佞悅亦何能緩急有毫毛之

賴爲國者當何取哉予悲斯人之不遇而因重有所感也昔者君子顯微闡幽以明世警贖信暴者無庸揚矣彼恣然就抑蒙溷垢而弗雪其可以無表而出之

節菴方公墓表 乙酉

蘇之崑山有節菴方翁麟者始爲士業舉子已而棄去從其妻家朱氏居朱故業商其友曰子乃去士而從商乎翁笑曰子烏知士之不爲商而商之不爲士乎其妻家勸之從事遂爲郡從事其友曰子又去士而從從事乎翁笑曰子又烏知士之不爲從事而從

事之不爲士乎。居久之，嘆曰：吾憤世之碌碌者，乃錐
利祿而屑爲此，以矯俗振頹。乃今果不能爲益也。又
復棄去，會歲歉，盡出其所有以賑饑乏。朝廷義其
所爲，榮之冠服，後復遥授建寧州吏目。翁視之，蕭然
若無與。與其配朱，竭力農耕，植其家。以士業授二子，
鵬、鳳，皆舉進士。歷官方面。翁既老，日與其鄉士爲詩
酒會，鄉人多能道其平生。皆磊磊可異。顧太史九和
云：吾嘗見公翁與其二子書，疊疊皆忠孝節義之言。出
於流俗，類古之知道者。陽明子曰：古者四民異業而
同道，其盡心焉一也。士之修治，農以具養，工以利器。

商以通化，各就其資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業焉。以
求盡其心，其歸要在於有益於生人之道則一而已。
士農以其盡心於修治，具養者而利器通貨，猶其士
與農也。工商以其盡心於利器通貨者而修治具養，
猶其工與商也。故曰：四民異業而同道。蓋昔舜叙九
官，首稷而次契，垂功益虞，先於夔龍。商周之代，伊尹
耕於莘野，傅說板築於巖膠，禹舉於魚鹽，呂望釣於
磻渭，百里奚處于市，孔子爲乘田委吏，其諸儀封晨
門，荷蕢斲輪之徒，皆古之仁聖英賢，高潔不群之士。
書傳所稱可考而信也。自王道熄而學術乖，人失其

心交驚於利以相驅軼於是始有歆士而卑農榮宦
遊而耻工賈夷考其實射時罔利有甚焉特異其名
耳極其所趨駕浮辭詭辯以誣世惑衆比之具養器
貨之益罪浮而實反不逮吾觀方翁士商從事之喻
隱然有當於古四民之義若有激而云者嗚呼斯義
之亡也久矣翁殆有所聞歟抑其天質之美而默有
契也吾於是而重有所感焉吾嘗獲交於翁二子皆
頽然敦古道敏志於學其居官臨民務在濟世及物
求盡其心吾以是得其源流故為之論著之云耳翁
既歿葬於邑西馬鞍山之麓配朱孺人有賢行蓋合

葬焉鄉人為表其墓曰明贈禮部主事節菴方公之
墓嗚呼若公者其亦可表也矣

湛賢母陳太孺人墓碑 甲戌

湛子之母卒於京師葬於增城陽明子迎而弔諸龍
江之澗已湛子泣曰若水之辱於吾子蓋人莫不聞
吾母歿而子無一言人將以病子陽明子曰銘者為
之銘矣表者為之表矣某何言雖然良亦無以紓吾
情吾聞太孺人之生七十有九其在孀居者餘四十
年端靖嚴潔如一日既老雖其至親卑幼之請謁見
之未嘗踰閫也不亦貞乎績蘇春梁教其子以顯嘗

使從白沙之門曰寧學聖人而未至也不亦知乎恤
其庶姑與其庶叔化厲為順撫孤與女愛不違訓不
亦慈乎已膺封錫祿養備至而縞衣蔬食不改其初
不亦儉乎貞知慈儉老而彌堅不亦賢乎請著其石
曰湛賢母之墓湛子拜泣而受之既行人曰湛母之
賢信矣若湛子之賢則吾猶有疑焉湛子始以其母
之老不試者十有三年是也復出而取上第為美官
則何居母亦老矣又去其鄉而迎養既歸復往卒於
旅則何居陽明子曰是烏足以疑湛子矣夫湛子純
孝人也事親以老於猷畝其志也其出而仕母命之

也其迎之也母欲之也既歸而復往母泣而強之也
是能無從乎無大拂於義將東西南北之惟命彼湛
子者亦豈以人之譽毀於外者以易其愛親之誠乎
曰湛子而是則湛母非歟曰烏足以非湛母矣夫湛
父之早世也屬其子曰必以顯吾世故命之出者行
其夫之志也就之養者安其子之心也強之往者勉
其子之忠以卒其夫之願也昔者孟母斷機以勵其
子蓋不歸者幾年君子不以孟子為失養孟母為非
訓今湛母之心亦若此而湛子又未嘗違乎養也故
湛母賢母也湛子孝子也然猶不免於世惑吾雖欲

無言也可得乎

程守夫墓碑 甲申

吾友程守夫以弘治丁巳之春卒於京去今嘉靖甲申二十有八年矣嗚呼朋友之墓有宿草則勿哭而吾於君尚不能無潛然也君之父味道公與家君爲同年進士相知甚厚故吾與君有通家之誼弘治壬子又同舉於鄉已而又同卒業於北雍密邇居者四年有餘凡風雪之晨花月之夕山水郊園之遊無不與共蓋爲時甚久而爲迹甚密也而未嘗見君有憤詞忤色情日益篤禮日以恭其在家庭雍雍于于內

外無間交海內之士無貴賤少長咸敬而愛之雖粗鄙暴悍遇君未有不薰然而心醉者當是時予方馳騫於舉業詞章以相矜高爲事雖知愛重君而尚未知其天資之難得也其後君既歿予亦入仕徃徃以粗浮之氣得罪於人稍知創艾始思君爲不可及尋謫貴陽獨居幽寂窮苦之鄉困心衡慮乃從事於性情之學方自苦其勝心之難克而客氣之易動又見夫世之學者率多媚嫉險隘不能去其有我之私以共明天下之學成天下之務皆起於勝心客氣之爲患也於是愈益思君之美質蓋天然近道者惜乎當

時莫有以聖賢之學啓之有啓之者其油然而順道將如決水之赴壑矣嗚呼惜哉乃今稍見端緒有足以啓君者而君已不可作也已君之子國子生焯致君臨沒之言欲予與林君利瞻爲之表誌林君旣爲之表而君之葬已久誌已無所及則爲書其墓之碑聊以識吾之哀思夫君者不徒嬉遊征逐之好而已君諱文楷世居嚴之淳安其詳已具於墓表

太傅王文恪公傳 丁亥

公諱鏊字濟之王氏其先自汴扈宋南渡諱百八者始居吳之洞庭山曾祖伯英祖惟道考光化知縣朝

用皆

贈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

書武英殿大學士妣三代皆四品夫人公自幼穎悟不凡十六隨父讀書太學太學諸生爭傳誦其文一時先達名流咸屈年行求爲友侍郎葉文莊提學御史陳士賢咸有重望于時見而竒之曰天下士於是名聲動遠邇成化甲午應天鄉試第一主司異其文曰蘇子瞻之流也錄其論策不易一字乙未會試復第一入奉 廷對衆望翕然執政忌其文乃置一甲第三時論以爲屈授翰林編修閉門力學避遠權勢若將浼焉九載陞侍講 憲朝實錄成陞右諭德尋

薦爲侍講學士兼日講官每進講至天理人欲之辯君子小人之用舍必反覆規諭務盡啓沃方春上遊後苑左右諫不聽公講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上爲罷遊講罷常召所幸廣戒之曰今日講官所指殆爲若等好爲之時東宮將出閣大臣請選正人以端國本首薦用公以本官兼諭德尋陞少詹事兼侍講學士既而吏部闕侍郎又遂以爲吏部時北虜入寇公上籌邊八事雖忤權倖而卒多施行公輔之望日隆於是災異內閣謝公引咎求退遂舉公以自代武宗在亮闇內侍八人荒遊亂政臺諫交章中外洵

洵公協韓司徒率文武大臣伏閣以請上大驚怒有旨召公等至左順門中官傳諭甚厲衆相視莫敢發言公曰八人不去亂本不除天下何由而治論議侃侃韓亦危言繼之中官語塞一時國論倚以爲重然自是八人者竟分布要路瑾入柄司禮而韓公遂逐內閣劉謝二公亦去矣詔補內閣缺瑾意欲引冢宰焦衆議推公瑾雖中忌而外難公論遂與焦俱入閣瑾方威鉗士類按索微瑕輒枷械之幾死者累累公亟言於瑾曰士大夫可殺不可辱今旣辱之又殺之吾尚何顏於此由是類從寬釋瑾啣韓不已必

列傳
二陽日之金卷九
欲置之死無敢言者又欲以他事中內閣劉謝二公
前後力救之乃皆得免大司馬華容劉公以瑾舊怨
建至京將坐以激變土官岑氏罪死公曰岑氏未叛
何名為激變乎劉得減死或惡石淙楊公於瑾謂其
築邊太費屢以為言公曰楊有高才重望為國修邊
乃可以功為罪乎瑾議焚廢后吳氏之喪以滅迹曰
不可以成服公曰服可以不成葬不可以苟景泰汪
妃薨疑其禮公曰妃廢不以罪宜復其故號葬以妃
祭以后皆從之當是時瑾權傾中外雖意不在公然
見公開誠與言初亦間聽及焦專事姸阿議彌不協

而瑾驕悖日甚毒流縉紳公過之不能得居常戚然
瑾曰王先生居高位何自苦乃爾耶公曰求去瑾意
愈拂衆虞禍且不測公曰吾義當去不去乃禍耳瑾
使伺公無所得且聞交摯亦絕乃笑曰過矣於是懇
疏三上許之賜璽書乘傳歲夫月米以歸時方危公
之求去咸以為異數云公既歸吳屏謝紛囂脩然山
水之間究心理性尚友千古至其與人清而不絕於
俗和而不淆於時無貴賤少長咸敬慕悅服有所興
起平生嗜欲澹然吳中士夫所好尚珎賞觀遊之具
一無所入惟喜文辭翰墨之事至是亦皆脫落雕繪

出之自然。中年嘗作明理克己二箴。以進德砥行。及
充養既久。晚益純明。凡所著述。必有所發。其論性善
云。欲知性之善乎。盍反而內觀乎。寂然不動之中。而
有至虛至靈者存焉。湛兮其非有也。官兮其非無也。
不墮於中邊。不雜於聲臭。當是時也。善且未形。而惡
有所謂惡者哉。惡有所謂善惡混者哉。惡有所謂三
品者哉。性其猶鑑乎。鑑者善應而不留。物來則應。物
去則空。鑑何有焉。性惟虛也。惟靈也。惡安從生。其生
於蔽乎。氣質者性之所寓也。亦性之所由蔽也。氣質
異而性隨之。譬之珠焉。碌於澄淵則明。碌於濁水則

昏。蒙於污穢則穢。澄淵上智也。濁水凡庶也。污穢下
愚也。天地間。膈塞充滿皆氣也。氣之靈皆性也。人得
氣以生而靈隨之。譬之月在天物各隨其分而受之。
江湖淮海此月也。池沼此月也。溝渠此月也。坑塹亦
此月也。豈必物物而授之。心者月之魄也。性者月之
光也。情者光之發於物者也。其所論述。後儒多未之
及。居閑十餘年。海內士夫交章論薦。不輟。及今上
即位。始遣官優禮。歲時存問。將復起公。而公已沒時。
嘉靖三年三月十一日。壽七十五矣。贈太傅。謚文恪。
祭葬有加。禮四子。延喆中書舍人。延素南京中軍都

督府都事延陵郡學生延昭尚幼皆彬彬世其家
史臣曰世所謂完人若震澤先生王公者非邪內裕
倫常無俯仰之憾外際明良極祿位聲光之顯自爲
童子至於耆耄自 廟朝下逮閭巷至於偏隅或師
其文學或慕其節行或仰其德業隨所見異其稱莫
或有瑕疵之者所謂壽福康寧攸好德而考終命公
殆無媿爾矣無錫邵尚書國賢與公壻徐學士子容
皆文名冠一時其稱公之文規模昌黎以及秦漢純
而不流于弱竒而不涉于恠雄偉俊潔體裁截然振
起一代之衰得法於孟子論辯多古人未發詩蕭散

清逸有王岑風格書法清勁自成得晉唐筆意天下
皆以爲知言陽明子曰王公所深造世或未之能盡
也然而言之亦難矣著其性善之說以微見其槩使
後世之求公者以是觀之

平茶寮碑

丁丑

正德丁丑徭寇大起江廣湖柳之家騷然且三四年
矣於是三省奉 命會征乃十月辛亥予督江西之
兵自南康入甲寅破橫水左溪諸巢賊敗奔庚申復
連戰奔桶岡十一月癸酉攻桶岡大戰西山界甲戌
又戰賊大潰丁亥盡殪之凡破巢八十有四擒斬三

千餘俘三千六百有奇釋其脅從千有餘衆歸流亡
使復業度地居民鑿山開道以夷險阻辛丑師旋於
平兵惟凶器不得已而後用刻茶寮之石甌以美成
重舉事也提督軍務都御史王某書

平泃頭碑 丁丑

四省之寇惟泃尤黠擬官僭號潛圖孔蒸正德丁丑
冬峯徃旣殄益機險阱毒以虞王師我乃休士歸農
戊寅正月癸卯計擒其魁遂進兵擊其懈丁未破三
泃乘勝歸北大小三十餘戰滅巢三十有八俘斬三
千餘三月丁未回軍壺漿迎道耕夫遍野父老咸懽

農器不陳於今五年復我常業還我室家伊誰之力
赫赫 皇威匪威曷憑爰伐山石用紀厥成提督軍
務都御史王某書

田州立碑 丙戌

嘉靖丙戌夏官兵伐田隨與思恩之人相比復煽集
軍四省洶洶連年于時 皇帝憂憫元元容有無辜
而死者平迺 命新建伯王守仁曷徃視師其以德
綏勿以兵虔班師撤旅信義大宣諸夷感慕旬日之
間自縛來歸者七萬一千悉放之還農兩省以安昔
有苗徂征七旬來格今未朞月而蠻夷率服綏之斯

來速於郵傳舞干之化何以加焉爰告思田毋忘
帝德爰勒山石昭此赫赫文武聖神率土之濱凡
有血氣莫不尊親

田州石刻

田石平田州寧民謠田水縈田山迎新治千萬世輩
皇明嘉靖歲戊子春新建伯王守仁勒此石告後人

陳直夫南宮像贊

夫子稱史魚曰直哉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謂祝
鮀宋朝曰非斯人難免乎今之世矣予嘗三復而悲
之直道之難行而諂諛之易合也豈一日哉魚之直

信乎後世其在時曾不若朝與鮀之易容也悲夫
吾越直夫陳先生嚴毅端潔其正言直氣放蕩佞諛
之士嫉視若讐彼寧無知之卒於已非便也故先生
舉進士不久輒致仕而歸屢薦復起又不久輒退以
是也哉然天下之言直者必先生與焉始予拜先生
於錢清江上歡然甚得先生奚取於予殆空谷之足
音也世日趨於下先生而在雖執鞭之事吾亦為之
今既沒矣其子子欽以先生南宮圖像請識一言先
生常塵視軒冕豈一第之為榮聞之子欽蓋初第時
有以相遺者受而存之先生沒子欽始裝潢將藏諸

廟則又爲子者宜爾也詩曰有服旒旒有牡翼翼在彼周行其容孔式秉笏端弁中溫且栗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彼何人斯邦之司直邦之司直宜公宜孤既來既徂爲冠爲模孰久其道衆聽且孚如江如河其趨彌汙邦之司直今也則亡

三箴

嗚呼小子曾不知警堯詎未聖猶日兢兢既墜干淵猶恬履薄既折爾股猶邁奔蹶人之冥頑則疇與汝不見壅腫疔迺斯愈不見痠痺劑迺斯起人之毀詎皆汝疔劑汝曾不知反以爲怒匪怒伊色亦反其語

真誠激
七

汝之冥頑則疇之比嗚呼小子告爾不一既四十有五而曾是不憶

嗚呼小子慎爾出話燥言維多言言維寡多言何益徒以取禍德默而成仁者言訥孰默而譏孰訥而病譽人之善過情猶耻言人之非罪曷有已嗚呼多言亦惟汝心汝心而存將日欽欽豈遑多言上帝汝臨嗚呼小子辭章之習爾工何爲不以鈞譽不以壘愚佻彼優伶爾視孔醜覆蹈其術爾顏不厚日月踰邁爾胡不恤棄爾天命昵爾讐賊昔皇多士亦胥茲溺爾獨不鑒自抵伊亟

爾獨不鑒自抵伊亟

南鎮禱雨文 癸亥

惟神秉靈毓秀作鎮於南實與五嶽分服而治維是揚州之域咸賴神休以生以養凡其疾疫災眚之不時雨暘寒暑之弗若無有遠近莫不引頸企足惟神是望怨有歸功有底神固不得而辭也而况紹興二郡又神之宮墻輦轂之下乎謂宜風雨節而寒暑當民無疾而五穀昌特先諸郡以霑神惠而乃入夏以來亢陽爲虐連月弗雨泉源告竭黍苗荐稿歲且不登民將無食農夫相與咨於野商賈相與憾於市行旅相與怨於途守土之官帥其吏民奔走呼號維是

祈告告請亦無不至矣而猶雨澤未應旱烈益張是豈吏之不職而貪墨者衆歟賦斂繁刻而獄訟冤滯歟祀典有弗脩歟民怨有弗平歟夫是數者皆吏之譴而民何咎之有夫怒吏之不臧而移其譴於民又知神之所不忍也不然豈民之冥頑妄作者衆將奢淫暴殄以怒神威神將罰而懲之歟夫薄罰以示戒神之威靈亦既彰矣百姓震懼憂惶請罪無所遂棄而絕之使無噍類神之慈仁固應不爲若是之甚也夫民之所賴者神神之食于茲土亦非一日矣今民不得已有求於神而神無以應之然則民將何恃而

神亦何以信於民乎。某生長茲土，猶鄉之人也。鄉之人以其嘗讀書學道，繆以爲是鄉人之傑者，其有得於山川之秀爲多，藉之以爲吾愚民之不能自達者，通誠於山川之神，其宜有感。夫某非其人也，而冒有其名人，而冒以其名加我，我旣不得而辭矣，又何敢獨辭其責耶？是以冒昧輒爲之請，固知明神亦有所不得而辭也。謹告。

瘞旅文 戊辰

維正德四年秋月三日，有吏目云自京來者，不知其名氏，携一子一僕，將之任過龍場校宿土苗家，予從

一
字
一
淚

篋落間望見之，陰雨，民皆黑，欲就問訊，北來事不果，明早遣人覘之，已行矣。壬午，有人自蜈蚣坡來云：一老人死坡下，傍兩人哭之哀。予曰：此必吏目死矣，傷哉！薄暮復有人來云：坡下死者二人，傍一人坐嘆詢其狀，則其子又死矣。明早復有人來云：見坡下積尸三焉，則其僕又死矣。嗚呼傷哉！念其暴骨無主，將二童子持畚鍤往瘞之。二童子有難色然，予曰：嘻，吾與爾猶彼也。二童憫然涕下，請往就其傍山麓爲三坎埋之。又以隻鷄飯二盂，嗟吁涕洟而告之。曰：嗚呼傷哉！繫何人繫何人？吾龍場驛丞餘姚王守仁也。吾與爾

皆中土之產吾不知爾郡邑爾烏爲乎來爲茲山之
鬼乎古者重去其鄉遊宦不踰千里吾以宦逐而來
此宜也爾亦何辜乎聞爾官吏日耳俸不能五斗爾
率妻子躬耕可有也烏爲乎以五斗而易爾七尺之
軀又不足而益以爾子與僕乎嗚呼傷哉爾誠戀茲
五斗而來則宜欣然就道烏爲乎吾昨望見爾容蹙
然蓋不任其憂者夫衝冒霧露拔援崖壁行萬峰之
頂饑渴勞頓筋骨疲憊而又瘴厲侵其外憂鬱攻其
中其能以無死乎吾固知爾之必死然不謂若是其
速又不謂爾子爾僕亦遽爾奄忽也皆爾自取謂之

何哉吾念爾三骨之無依而來瘞爾乃使吾有無窮
之愴也嗚呼傷哉縱不爾瘞幽厓之狐成群陰壑之
虺如車輪亦必能羣爾於腹不致久暴露爾爾旣已
無知然吾何能爲心乎自吾去父母鄉國而來此二
年矣歷瘴毒而苟能自全以吾未嘗一日之戚戚也
今悲傷若此是吾爲爾者重而自爲者輕也吾不宜
復爲爾悲矣吾爲爾歌爾聽之歌曰連峯際天兮飛
鳥不通遊子懷鄉兮莫知西東莫知西東兮維天則
同異域殊方兮環海之中達觀隨寓兮奚必予宮魂
兮魂兮無悲以恫又歌以慰之曰與爾皆鄉土之離

之變之人言語不相知也性命不可期吾苟死於茲
兮率爾子僕來從予兮吾與爾遨以嬉兮驂紫彪而
乘文螭兮登望故鄉而嗟唏兮吾苟獲生歸兮爾子
爾僕尚爾隨兮無以無侶悲兮道傍之塚累累兮多
中土之流離兮相與呼嘯而徘徊兮飡風飲露無爾
飢兮朝友麋鹿暮猿與栖兮爾安爾居兮無爲厲於
茲墟兮

祭鄭朝朝文 甲戌

維正德九年歲次甲戌七月壬戌朔越十有六日丁
丑南京鴻臚寺卿王守仁馳奠于監察御史亡友鄭

朝朝之墓嗚呼道之將行其命也與道之將廢其命
也與嗚呼朝朝命實爲之將何如哉將何如哉辛未
之冬朝於京師君爲御史余留銓司君因世傑謬
予是資予辭不獲抗顏以尸君嘗問予聖學可至余
曰然哉克念則是隱辭奧義相與剖析探本窮原夜
以日繼君喜謂予昔迷今悟昔陷多岐今由大路嗚
呼絕學幾年于茲孰沿孰繹君獨奮而古稱豪傑無
文猶興有如君者無愧斯稱當是之時君疾已構忍
痛扶孱精微日究人或勸君盍亦休只君曰何哉夕
死可矣君遂疾告我亦南行君與世傑訪予陽明君

疾亦篤遂留杭城天不與道善類云傾嗚呼痛哉嗚呼痛哉時予祖母亦嬰危疾湯藥自湏風江阻涉君喪遂行靡由一訣扶襯而南事在世傑負恨負愧復何說嗟予顛弱實賴友朋砥礪切磋庶幾有成死者生者騫離群靜言未懷中心若焚墓草再青甫茲馳奠遙望嶺雲有淚如霰嗚呼哀哉予復何言尚饗

祭泃頭山神文 戊寅

維正德十三年戊寅二月十五日甲申提督軍務都御史王某謹以剛鬣柔毛昭告于泃頭山川之神惟廣谷大川阜財興物以域民畜衆故古者諸侯祭封

內山川亦惟其有功於民然地靈則人傑人之無良亦足以爲山川之羞茲土爲盜賊所盤據且數十年遠近之稱泃頭者皆曰賊巢耻莫大焉是豈山川之罪哉雖然清泃之井糞穢而不除久則同於溷矣丹鳳之穴鴟狐聚而不去久則化爲妖窟矣糞穢之所過者掩鼻妖孽之窟人將持刃播燎環而攻之何者其積聚招致使然也誠使除其糞穢刮剗滌蕩將不終朝而復其清泃鴟狐逐而鸞鳳歸妖孽之窟還爲孕祥育瑞之所矣今茲土之山川亦何以異於是守仁奉 天子明命來鎮四陲憤泃賊之兇悖民苦

荼毒無所控籲故邇者計擒渠魁提兵搗其巢穴所向克捷動獲如志斯固人怨神怒天人應順之理將或茲土山川之神厭惡亮殘思一洗其積辱陰有以相協假手於予今駐兵於此彌月餘旬雖巢穴悉已掃蕩擒斬十且八九然漏殄之徒尚有潛逃小民不能無怨于山川之神爲之逋逃主萃淵藪也今予提兵深入豈獨除民之害亦爲山川之神雪其耻夫安舊染棄新圖非中人之情而况於鬼神乎今此殘徒勢窮力屈亦方遣人投招將順而撫之則慮其無革心之誠復遺患於日後逆而弗又恐其或出於誠心

殺之有不忍也神其陰有以相協使此殘寇而果誠心邪即益佑其衷俾盡攜其黨類自縛來投若水之赴壑予將隄沿停畜之如其設詐懷奸即陰奪其魄張我軍威風驅電掃一鼓而殲之茲惟下民之福亦惟神明之休壇而祀之神亦未求無作惟神實鑒圖之尚饗

祭徐曰仁文 戊寅

嗚呼痛哉曰仁吾復何言爾言在吾耳爾貌在吾目爾志在吾心吾終可奈何哉記爾在湘中還嘗語予以壽不能長久予詰其故云嘗遊衡山夢一老瞿曇

此本 顏 亦 是

撫曰仁背謂曰子與顏子同德俄而曰亦與顏子同
壽覺而疑之予曰夢耳子疑之過也曰仁曰此亦可
柰何但今得告疾早歸林下冀從事於先生之教朝
有所聞夕死可矣嗚呼吾以為是固夢耳孰謂乃今
而竟如所夢邪向之所云其果夢邪今之所傳其果
真邪今之所傳亦果夢邪向之所夢亦果妄邪嗚呼
痛哉曰仁嘗語予道之不明幾百年矣今幸有所見
而又卒無所成不亦尤可痛乎願先生早歸陽明之
麓與二三子講明斯道以誠身淑後予曰吾志也自
轉官南贛即欲過家堅卧不出曰仁曰未可紛紛之

議方馳先生且一行愛與二三子姑為饘粥計先生
了事而歸嗚呼孰謂曰仁而乃先止於是乎吾今縱
歸陽明之麓孰與予共此志矣二三子又且離群而
索居吾言之而孰聽之吾倡之而孰和之吾知之而
孰問之吾疑之而孰思之嗚呼吾無與樂餘生矣吾
已無所進曰仁之進未量也天而喪予也則喪予矣
而又喪吾曰仁何哉天胡酷且烈也嗚呼痛哉朋友
之中能復有知予之深信予之篤如曰仁者乎夫道
之不明也由於不知不信使吾道而非邪則已矣吾
道而是邪吾能無斬於人之不予知予信乎自得曰

仁計蓋哽咽而不能食者兩日人皆勸予食嗚呼吾
有無窮之志恐一旦遂死不克就將以托之曰仁而
曰仁今則已矣曰仁之志吾知之幸未即死又恐使
其無成乎於是復強食嗚呼痛哉吾今無復有意於
人世矣姑俟冬春之交兵革之役稍定即拂袖而歸
陽明二三子苟有予從者尚與之切磋砥礪務求如
平日與曰仁之所云縱舉世不以予爲然者亦且樂
而忘其死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再曰仁有知其
尚能啓予之昏而警予之情邪嗚呼痛哉予復何言

祭外舅介菴先生文 辛巳

嗚呼自公之葬茲土逮今二十有六年乃始復一拜
墓下中間盛衰之感死喪之感險夷之變聚散之情
可悲可愕可扼腕而流涕者何可勝道嗚呼傷哉死
者日以遠生者日以謝而少者日以老矣自今以往
其可悲可愕可扼腕而流涕者其又可勝道耶二十
六年而始獲一拜自今以往獲拜公之墓下者知復
能幾嗚呼傷哉惟是公之子姓群然集於墓下皆鸞
停鶴峙振羽翮而翔乎雲霄未已也所以報純德而
慰公于地下者庶亦在茲已乎某奉召此行便道歸
省甫申展謁輒已告辭言有盡而意無窮顧瞻丘壠

豈勝淒斷尚饗

祭文相文

嗚呼文相邁往直前之氣足以振頽靡而起退懦通敏果決之才足以應煩劇而解紛拏激昂奮迅之談足以破支辭而折多口此文相之所以超然特出乎等夷而世之人亦方以是而稱文相者也然吾之所望於文相則又寧止於是而已乎與文相別數年矣去歲始復一會於江滸握手半日之談豁然遂破百年之惑一何快也吾方日望文相及其邁往直前之氣以內充其寬裕溫厚之仁歛其通敏果決之才以

自昭其文理密察之智收其奮迅激昂之辯以自全其發強剛毅之德固將日趨於和平而大會於中正斯乃聖賢之德之歸矣豈徒文章氣節之士而已乎惜乎吾見其進而未見其止也一疾奄逝豈不痛哉聞訃實欲渡江一慟以舒永訣之哀暑病且冗欲往不能臨風長號有淚如雨嗚呼文相予復何言

又祭徐曰仁文 甲申

嗚呼曰仁別我而逝兮十年于今葬茲丘兮宿草幾青我思君兮一來尋林木拱兮山日深君不見兮窟嶠峨之雲岑四方之英賢兮日來臻君獨胡為兮與

臨集
矣

鶴飛而猿吟憶麗澤兮欵欵奠椒醑兮松之陰良知
之說兮聞不聞道無間於隱顯兮豈幽明而異心我
歌白雲兮誰同此音

祭國子助教薛尚賢文 甲申

嗚呼良知之學不明於天下幾百年矣世之學者蔽
於見聞習染莫知天理之在吾心而無假於外也皆
舍近求遠舍易求難紛紛交鶩以私智相高客氣相
兢日陷於禽獸夷狄而不知間有獨覺其非而畧知
反求其本源者則又群相詬笑斥為異學嗚呼可哀
也已蓋自十餘年來而海內同志之士稍知講求於

此則亦如晨星之落落乍明乍滅未見其能光大也
潮陽在南海之濱聞其間亦有特然知向之士而未
及與見間有來相見者則又去來無常自居之弟尚
謙始從予於留都朝夕相與者三年歸以所聞於予
者語君君欣然樂聽不厭至忘寢食脫然棄其舊業
如敝屣君素篤學高行為鄉邦子弟所宗依尚謙自
幼受業焉至是聞尚謙之言遂不知已之為兄尚謙
之為弟已之嘗為尚謙師而尚謙之嘗師於已也盡
使其群弟子姪來學於予而君亦躬枉辱焉非天下
之大勇能自勝其有我之私而果於徙義者孰能與

於此哉自是其邑之士若楊氏兄弟與諸後進之來者源源以十數海內同志之盛莫有先於潮陽者則實君之昆弟之爲倡也其有功於斯道豈小小哉方將因藉毗賴以共明此學而君忽逝矣其爲同志之痛何可言哉雖然君於斯道亦既有聞則夕死無憾矣其又奚悲乎吾之所爲長號涕洟而不能自己者爲吾道之失助焉耳天也可如何哉相望千里靡由走哭因風寄哀言有盡而意無窮嗚呼哀哉

祭朱守忠文

甲申

嗚呼聖學之不明也久矣予不自量犯天下之詆笑

而冒非其任恃以無恐者謂海內之同志若守忠者爲之胥附先後終將必有所濟也而自十餘年來若吾姚之徐曰仁潮陽之鄭朝朔楊仕德武陵之冀惟乾者乃皆相繼物故其餘諸同志之尚存足可倚賴者又皆離群索居不能朝夕相與以資切磋砥礪之益今守忠又復棄我而逝天其或者旣無意於斯文已乎何其善類之難合而易睽善人之難成而易喪也嗚呼痛哉守忠之於斯道旣已識其大者又能樂善不倦傍招搏採引接同志而趨之同歸於善若飢渴之於飲食視天下之務不啻其家事每欲以身徇

之今茲之沒也實以驅賊山東晝夜勞瘁至隕其身而不顧嗚呼痛哉始守忠之赴山東也過予而告別云節於先生之學誠有終身几席之願顧事功之心猶有未能脫然者先生將何以裁之予曰君子之事進德修業而已雖位天地育萬物皆已進德之事故德業之外無他事功矣乃若不由天德而求騁於功名事業之場則亦希高慕外後世高明之士雖知向學而未能不爲才力所使者猶不免焉守忠旣已心覺其非固當不爲所累矣嗚呼豈知竟以是而忘其身乎守忠之死蓋禦災捍患而死勤事能爲忠臣志

士之所難能矣而吾猶以是爲憾者痛吾道之失助爲海內同志之不幸焉耳嗚呼痛哉靈輶云邁一奠求訣豈無良朋孰知我心之悲嗚呼痛哉

祭楊士鳴文 丙戌

嗚呼士鳴吾見其進也而遽見其止邪往年士德之歿吾已謂天道之無知矣今而士鳴又相繼以逝吾安所歸咎乎嗚呼痛哉忠信明睿之資一郡一邑之中不能一二見而顧萃於一家之兄弟又皆與聞斯道以承千載之絕學此豈出於偶然者固宜使之得志大行發聖學之光輝翼斯文於悠遠而乃栽培長

養則若彼其艱而傾覆摧折又如此其易其果出於
偶然倏聚倏散而天亦略無主宰於其間邪嗚呼痛
哉朝郡在南海之涯一郡耳一郡之中有薛氏之兄
弟予姪旣足盛矣而又有士鳴之昆季其餘聰明持
達毅然任道之器後先頡頏而起者以數十其山川
靈秀之氣殆不能若是其淑且厚則亦宜有盈虛消
息於其間矣乎士鳴兄弟雖皆中道而逝然今海內
善頴孰不知南海之濱有楊士德士鳴者爲成德之
士如祥麟瑞鳳爭一睹之爲快因而向風興起者比
比則士鳴昆季之生其潛啓默相以有績於斯道豈
其微哉彼黃馘稿斃與草木同腐者又何可勝數求
如士鳴昆季一日之生以死又安可得乎嗚呼道無
生死無去來士鳴則旣聞道矣其生也奚以喜其死
也奚以悲獨吾黨之失助而未及見斯道之大行也
則吾亦安能以無一慟乎嗚呼痛哉

祭元山席尚書文 丁亥

嗚呼元山真可謂豪傑之士社稷之臣矣世方沒溺
於功利辭章不復知有身心之學而公獨超然遠覽
知求絕學於千載之上世方黨同伐異徇俗苟容以
鈎聲避毀而公獨卓然定見惟是之從蓋有舉世非

之而不顧。世方植私好利，依違反覆，以壟斷相與。而公獨世道是憂，義之所存，冒孤危而必吐。心之所宜，徑百折而不回。蓋其所論，雖或亦有動於氣激於憤，而其心事磊磊，則如青天白日，洞然可以信其無他。世方媚嫉讒險，排勝已以嫉高明，而公獨誠心樂善，求以伸人之才，而不自知其身之爲屈，求以進賢於國，而不自知怨謗之集於其身。蓋所謂斷斷休休人之有技若已有之者，此大臣之盛德。自古以爲難，非獨近世之所未見也。嗚呼！世固有有君而無臣，亦有臣而無君者矣。以公之賢而又遭逢主上之神

聖知公之深，而信公之篤，不啻金石之固，膠漆之投，非所謂明良相逢千載一時者歟？是何天意之不可測，其行之也。方若巨艦之遇順風，而其傾之也。忽中流而折檣，舫其植之也。方爾枝葉之敷榮，而摧之也。遂根株而蹶拔，其果無意於斯世斯人也乎。嗚呼！痛哉！嗚呼！痛哉！某之不肖，屢屢辱公過情之薦，自度終不能有濟於時，而徒以爲公知人之累，每切私懷慚愧。又憶往年與公論學於貴竹，受公之知實深。近年以來，覺稍有所進，思得與公一面，少叙其愚，以求質正。斯亦千古之一快，而公今復已矣。嗚呼！痛哉！聞公

之計不能奔哭千里設位一慟割心自今以往進吾
不能有益于君國退將益修吾學期終不負知己之
報而已矣嗚呼痛哉言有盡而意無窮嗚呼痛哉

祭吳東湖文 丁亥

嗚呼吳公吾不可得而見之矣公之才如干將莫邪
隨其所試皆迎刃而解公之志如長川逝河信其所
趣雖百折不回公之節如堅松古栢必歲寒而後見
公之學如深林邃谷必窮探而始知自其筮仕迄於
退休敷歷中外幾於四十年而天下皆以爲未能盡
公之才登陟崇顯至於大司空而天下皆以爲未能

行公之志雖未嘗捐軀喪元而天下信其有成仁死
義之勇雖未嘗講學論道而天下知其有闢邪衛正
之心嗚呼若公者真可謂一世之豪傑無所待而興
者矣某於公未獲傾蓋而向慕滋切未獲識公之面
而久已知公之心公於某其教愛勤倦不特篇章之
稠疊而過情推引亦復薦剡之頻煩長愧菲薄何以
承公之教而懼其終不免爲知人之累也今茲承乏
是土而來正可登堂請謝論心求益而公則避我長
逝已一年矣嗚呼傷哉幸與公並生斯世而復終身
不及一面茫茫天壤竟成千古之神交豈不痛哉薄

此張其知

奠一觴以哭我私公神有知尚來格斯

祭永順寶靖土兵文 戊子

維湖廣永順寶靖二司之土兵多有物故於南寧諸處者嘉靖七年六月十五日乙卯 欽差總制四省軍務尚書左都御史新建伯王委南寧府知府蔣山卿等告於 南寧府城隍之神使號召諸物故者之魂魄以牛二羊四豕四祭而告之曰嗚呼諸湖兵壯士傷哉爾等皆勤 國事而來死於茲土山谿阻絕不能一日歸見其父母妻子旅魂飄飄於異域無所依倚嗚呼傷哉三年之間兩次調發使爾絡繹奔走

於道途不獲顧其家室竟死客鄉此我等上官之罪也復何言哉復何言哉古者不得已而後用兵先王不忍一夫不獲其所况忍群驅無辜之赤子而填之於溝壑且兵之為患非獨鋒鏑死傷之酷而已也所過之地皆為荆棘所住之處遂成塗炭民之毒苦傷心慘目可盡言乎邇者思田之役予所以必欲招撫之者非但以思田之人無可勦之罪於義在所當撫亦正不欲無故而驅爾等於兵刀之下也而爾等竟又以疾病物故於此則豈非命耶嗚呼傷哉人孰無死豈必窮鄉絕域能死人乎今人不出戶庭或飲食

傷多或逸欲過節醫治不痊亦死矣。今爾等之死乃
因驅馳國事捍患禦侮而死。蓋得其死所矣。古之
人固有願以馬革裹尸不願死於婦人女子之手者。
若爾等之死。豈無愧於馬革裹尸之言矣。嗚呼壯士
爾死何憾乎。今爾等徒侶皆已班師去矣。爾等游魂
漂泊正可隨之西歸。爾等尚知之乎。爾等其收爾游
魂。斂爾精魄。駕風逐霧。隨爾徒侶去歸其鄉。依爾祖
宗之墳墓。以棲爾魂。享爾妻子之蒸嘗。以庇爾後。爾
等徒侶或有征調之役。則爾等尚鼓爾生前義勇之
氣。以陰助爾徒侶立功報國。為民除患。豈不生為壯

烈之夫。而沒為忠義之工也乎。予因疾作不能親臨
祭所。一哭爾等以舒予信感之懷。臨文悽愴涕下沾
臆。今委知府布告予。衷爾等有靈尚知之乎。嗚呼傷
哉。

祭軍牙六纛之神文

戊子

惟神秉揚神武。三軍司命。今制度聿新。威靈不振。伏
惟仰鎮國家。緝定禍亂。平服蠻夷。以求無窮之休。尚
饗。

祭南海文

戊子

天下之水萃于南海。利濟四方。涵濡萬類。自有天地

厥功爲大令 皇聖明露降河清我實受命南荒以
平陰陽表裏維海効靈乃陳牲帛厥用告成尚饗

祭六世祖廣東叅議性常府君文 戊子

於維我祖効節於 高皇之世肇裡茲土歲久淪蕪
無寧有司之不遑實我子孫門祚衰微弗克靈承顯
揚蓋冥迷昏隔者八九十年言念愴惻子孫之心亦
徒有之恭惟我祖晦迹長遁迫而出仕務盡其忠豈
曰有身沒之犯父死於忠子殫其孝各安其心白刃
不見又知有一祝之榮乎顧表揚忠孝樹之風聲實
良有司修舉 國典以宣流 王化之盛美我祖之

烈因以復彰見人心之不泯我子孫亦藉是獲申其
愴鬱未有無窮之休焉及茲廟成而未孫某適獲來
蒸事若有不偶然者我祖之道其殆自茲而昌乎某
承 上命來撫是方上無補於 君國下無益於生
民循事省績實懷多慚至於心之不敢以不自盡則
亦求無忝於我祖而已矣承事之餘敢告不忘以五
世祖秘湖漁隱先生彥達府君配食尚饗

陽明先生文錄卷之九

外集

元陽明文集卷一

三

